

埃米尔捕盗记

第一章 帮助洗头

“埃米尔，”蒂施拜因太太说，“把热水壶给我拿来！”她自己拿着另一个水壶和一个装着甘菊肥皂水的蓝色小罐，从厨房往屋里走去。埃米尔提着热水壶跟在妈妈后边。

屋子里坐着一个女人，弯着腰，把头低在白色的洗脸盆上，头发披散着，象是倒挂着的三磅羊毛。埃米尔的妈妈往那金黄色的头发上浇了点甘菊肥皂水，就开始给她洗头，洗得满脑袋都是肥皂泡。

“水不太烫吧？”她问。

“不，正好，”低着头的人回答。

“哎呀，这不是面包师维尔特太太嘛！您好！”埃米尔说着，随手就把水壶塞到脸盆架下面。

“埃米尔，你可真有福气。听说你要到柏林去了。”维尔特太太说。这声音听上去象是她钻在满是泡沫的奶油里说出来似的。

“本来他是不想去的，”妈妈一边说着，一边给面包师太太洗头。“可是，为什么让孩子在这儿混过这个假期呢？他还从来没去过柏林。我妹妹玛尔塔一直请我们去。她丈夫在邮局做内勤工作，挣钱也不少，当然，我不能陪埃米尔一起去了。节前的事还挺多。你看，他也不小了，只要路上当心点就行了。再说，右我母亲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接他。他们在卖花亭那儿碰头。”

“埃米尔一定会喜欢柏林的，那儿可是孩子们玩的好地方。一年半以前我们跟着九柱戏俱乐部去过一次。热闹极啦！那儿才真有大马路呢，晚上就象白天一样亮。汽车可多啦！”维尔特太太正在低头洗发，她的说话声音是从脸盆底里发出来的。

“那儿有很多外国汽车吗？”埃米尔问。

“这我怎么能知道呢？”维尔特太太说完就打了个喷嚏，因为肥皂沫跑到鼻子里去了。

“喂，还不快去收拾收拾，”妈妈催着埃米尔。“我把你那身出门穿的衣裳放在卧室里了。把它穿上，等我给维尔特太太理完发，咱们马上就可以吃饭了。”“穿哪件衬衫呀？”埃米尔问道。

“都在床上呢。穿袜子的时候要小心点。你先好好洗个澡。系上新鞋带。快点快点！”

“哦！”埃米尔说完就不大乐意地走了。

当维尔特太太烫好漂亮的卷发，照了照镜子，挺满意地走了以后，妈妈来到卧室，看见埃米尔不大高兴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种出门穿的衣裳是谁发明的？”

“对不起，我可不知道。你干吗要问这个呢？”

“你给我地址，我去毙了这家伙。”

“唉，你真是没事找事！别的孩子正愁出门没有好衣裳穿呢。谁都有自己不顺心的事……有件事我差点忘了：今天晚上你向玛尔塔姨妈要个衣架，把衣裳好好挂起来。可别忘了，挂之前给我刷刷干净！明天再换上你那件平常穿的毛线衣。还有什么事呢？箱子已经装好了。给姨妈的花也包好了。一会儿我再把给姥姥的钱交给你。好了，现在我们吃饭吧。小伙子，请您来吧！”

说完，蒂施拜因太太就把胳膊搭在埃米尔的肩上，带着他到厨房去了。

今天吃火腿牛酪盖浇通心面，埃米尔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只是偶尔停一下，抬头看看妈妈，好象担心妈妈会怪他，临走前胃口还这么好。

“一到就写张明信片来。明信片我已经给你放好了，在箱子里头，就在最上面。”

“我会写的。”埃米尔说，同时悄悄地把掉在膝盖上的一根面条给扔掉了。幸好妈妈没看见。

“替我向他们大家问好。你要好好当心点。柏林可跟咱们新城不一样。礼拜天你和罗伯特姨夫到弗里德里希皇帝博物馆去看看，你可要守规矩，别让人家说我们这儿的人不懂事。”

“向你保证。”埃米尔说。

饭后，他俩回到屋里。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只小铁箱，数数里边的钱。数完，她摇摇头，又数了一遍。然后她问：“嗯，昨天下午谁来过这儿？”

“托马斯小姐，”埃米尔说，“还有洪堡太太。”

“是呀，可是钱数还不对。”她想了想，找出记帐单，算了算说，“少了八个马克。”

“抄煤气表的人今天早上来过。”

“这就对了！唉，对是对了，可惜家里又少了八个马克。”说完，妈妈嘴里还吹了一下口哨，大概是为了以此来消除自己刚才的忧虑。她从小铁箱里拿出三张钞票。“埃米尔，你看！这是一百四十马克。一张一百马克的，两张二十马克的。你把这一百二十马克给姥姥，对她说，我上次没给她寄钱，叫她别生气，那时候我手头太紧了。这次由你亲自给姥姥带去，比平常多给一点，替我亲亲她。知道吗？剩下的二十马克你就留着，等你回来时买车票用。车票大概是十个马克，具体多少钱我也说不清。再多下来的钱，就留着你们出门时你自己买点东西吃吧。反正口袋里放几个钱，平时不用，以防万一，总是有好处的。你说对吗？这是玛尔塔姨妈给我来信的信封，我把钱放进去啦。你可给我当心点，别丢了：你想把这信封放在哪儿？”

妈妈把三张票子装进一头开口的信封里，对拆了一下，就交给了埃米尔。

埃米尔想了想，就把信封塞进上衣右边的内兜里，一直塞到底。但他还是不放心，又从外面拍拍蓝上衣，才满有把握他说：“这下它可跑不出来了。”

“可别对车上的人说，你身边有这么多钱！”

“妈妈！”埃米尔很不高兴。妈妈怎么会想到他能干出这种蠢事呢！

蒂施拜因太太往自己的钱包里装了点钱。然后就把小铁箱放回柜子里。她很快地看了一遍妹妹从柏林寄给她的信，上面写着埃米尔要乘的那趟火车的准确的开车时间和到达时间……

小朋友们，你们当中有些人一定会认为，为了这一百四十马克，理发员蒂施拜因太太根本用不着跟她儿子噜苏这么半天。

假若有人每月挣两千或者两万甚至十万马克，那他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但是——假若你们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多数人挣的钱非常非常的少。谁要是每星期只挣三十五马克的话，那他就得——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把省下来的这一百四十马克看作是一大笔钱。对于许多人来说，一百马克就好比是一百万马克那么多，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一百马克写成“1”字后边带六个“0”。一百万到底是多少，恐怕他们连做梦也想象不出来。

埃米尔的爸爸早死了。这样他妈妈就得工作，在家里给人家理理发，洗

洗那些金黄色的头发，褐色的头发。为了他们能吃得上饭，能交得起房租水电，还要买书，付学费，她总是不知疲倦地干活。有时她生病了，才躺在床上，请医生给她开点药。埃米尔给妈妈热敷，在厨房里给妈妈和自己做饭。当妈妈睡着的时候，他甚至还用湿抹布擦擦地板，免得妈妈又要说：“我得起来啦，屋子里简直脏得不象样子了。”

小朋友们，要是我现在跟你们说，埃米尔是一位模范儿童，你们能理解吗？你们不会觉得好笑吧？你们看，他多么爱他的妈妈呀。他看到妈妈整天在那儿一刻不停地干活，要是自己只顾偷懒，那他一定羞愧死了。因此，他怎么能不好好做功课呢？怎么能去抄别人的作业呢？如果允许逃学的话，他又怎么能逃学呢？他看到，妈妈想方设法让他也能得到别的同学所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欺骗妈妈，给她增添烦恼呢？！

埃米尔是个模范儿童，是个真正的模范儿童。有一种孩子，他们只能是所谓的模范儿童，因为他们胆小、吝啬；说话办事象个小大人似的。而埃米尔不是这种孩子。他是一位模范儿童，因为他立志要做一个真正的模范儿童！他也象别的孩子那样下过决心，从此以后不再看电影，或者不再吃糖了。他决心是下了，但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不那么容易的。

每逢复活节回家时，他能说一句“妈妈，这是成绩单，我又是班上第一名！”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他总爱听别人的夸奖，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妈妈高兴。为了他，妈妈一辈子辛辛苦苦地工作着，现在他也能以自己的行动对妈妈的一片心意有所报答，他感到很自豪。

“唉唷，”妈妈喊道，“我们该上火车站了。已经一点一刻了。两点不到，火车就要开啦。”

“那就动身吧，蒂施拜因太太！”埃米尔对妈妈说，“妈妈，箱子还是让我自己来提吧。”

第二章 一声没吭

妈妈在家门口说：“要是有轨马车来了，我们就坐车到火车站去。”

小朋友们，你们中间有人知道什么叫有轨马车吗？正好有轨马车转弯过来了，埃米尔招招手，它就停了下来。趁它还没开走，我想赶紧给你们介绍介绍。首先，这种有轨马车非常漂亮，其次呢，它就象现在正时兴的有轨电车那样，也在轨道上跑，车厢的样子完全相同，只是前面用大马拉着。在埃米尔和他的小伙伴们看来，这大马简直是太丢人啦。他们幻想的是那种上下有电线，前边有五个大灯，后边有三个大灯的电动机车。可是，新城的市政府认为，在这短短的四公里长的轨道上，有一匹活马就足够了。所以到现在为止，电动机车连一点影儿也没有，那赶车的根本也用不着什么曲柄啊、杠杆之类的东西，他只需要左手牵着马缰绳，右手拿着鞭子，嘴里吆喝着“吁——驾！”

假使有位乘客住在市政府大街十二号，现在他坐在有轨马车里，想要下车，他只要敲敲玻璃窗就行了。然后售票员喊一声“吁”，乘客就到了家。真正的车站也许是在三十号或四十六号。但是这对新城的有轨马车公司来说是无所谓的。这个公司有的是时间。马有的是时间。售票员也有的是时间。反正新城的老百姓也有的是时间。要是真有人有点特别紧急的事情，那他就只好自己走着去了……

蒂施拜因太太和她的儿子在火车站广场下车了。当埃米尔把箱子从马车上拖下来的时候，听到他们背后有人粗声粗气他说：“哦，您大概是去瑞士的吧？”

这是警长那施克。妈妈回答说：“不，是我儿子上柏林。去亲戚家玩一个礼拜。”这时埃米尔眼前一阵发黑，差点昏倒。因为他心里有鬼。最近，有十二个小学生在河边草地上完体育课后，来到那个叫歪脸卡尔大公爵的纪念碑旁，偷偷地给大公爵冰凉的脑袋上扣了一顶旧毡帽。因为埃米尔图画画得不错，小伙伴们就把他高高举起来，让他用彩色笔在大公爵脸上画了一个红鼻子，两撇黑胡子。他正画的时候，警长那施克在奥伯尔市场的那一头出现了！

霎时间，他们全都飞也似地逃跑了。可是埃米尔还一直担心着，是不是警长已经把他们认出来了。

可是现在警长对那件事非但一个字也没提，而且还祝埃米尔一路平安，问妈妈身体好不好，生意怎么样！

尽管如此，埃米尔心里还是不大痛快。当他提着箱子穿过广场往车站走的时候，膝盖里一点劲儿也没有。他老是在想，说不定哪一天那施克会突然在他背后大吼一声：“埃米尔，你被捕啦！举起手来！”可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一次也没出现过。警长是不是要等到埃米尔回来才抓他呢？

妈妈在售票处买了车票（当然是硬座啦），又买了张站台票。他们来到第一站台——别看新城这么个小地方，还有四个站台呢！——在这儿等候开往柏林的火车。现在离开车时间只差几分钟了。

“不要把东西忘在车里，我的好孩子！别坐在花上！箱子就让别人给你放在行李架上吧。请人家帮忙的时候，要客气点！”

“箱子我自己能放得上去。我又不是糨糊粘的！”

“那好啊。别误了下车。你是下午六点十六分到达柏林。记住，在弗里

德里希大街车站下车。可别在动物园或者别的站提前下车。”“妈妈，你不用担心。”

“另外，对别人可不能象对你妈妈那样没礼貌。吃面包对，不要把纸扔在地板上。还有——别把钱给丢了！”

这时，埃米尔心里一惊，赶忙摸摸上衣和胸前右边的口袋。然后他松了口气，说：“你放心吧，一切正常。”

他挽着妈妈的胳膊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好妈妈，你可别大劳累啊！注意身体！要是生了病，可就没人照顾你啦。那我就马上乘飞机回家来。你也给我写封信吧。你知道，我顶多呆一个星期。”他紧紧地拥抱着妈妈。妈妈在他的鼻子上亲了一下。

这时，开往柏林的客车呼哧呼哧地进站了。车停了下来。埃米尔再次拥抱了妈妈。然后，他提着箱子就上车了。妈妈把花和一包夹心面包片递给他，问他找到位子没有。他点点头。

“记住，到弗里德里希大街下车！”

他点点头。

“姥姥在卖花亭那儿等你。”

他点点头。

“小坏蛋，你要懂礼貌！”

他又点点头。

“对波尼要和气点。恐怕你们互相都不认识了。”

他还是点点头。

“给我来信啊。”

“妈妈，你也要给我写信。”

假如没有火车时刻表的话，也许他俩还得谈上个把钟头呢。身上挎着红皮包的火车司机喊道：“旅客们，请上车！旅客们，请上车！”咣嗒一声车门关上了。火车头猛地一动就开走了。

妈妈还一直站在那儿向他挥动着手绢。过了一会儿，她才慢慢地转过身来，回家去了。反正手绢就在手上，她索性就哭了起来。

但她只哭了一会儿，因为肉店老板奥古斯廷的老婆已经等在家里了，想请她把头发好好地洗一洗。

第三章 柏林之行

埃米尔摘下他的学生帽，说：“各位先生，您们好。请问还有空位子吗？”

当然还有空位子。车上坐着一位胖太太，她把左脚的鞋脱了下来，因为鞋有点挤脚。在她旁边坐着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呼吸时声音大得吓人。听完埃米尔问话以后，胖太太就对这位先生说：“这么有礼貌的孩子今天可真少见呀。想起我小时候，天哪，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一面说看，一面在袜子里有节奏地来回活动着那几个挤伤了的左脚趾，埃米尔觉得挺有意思，两个眼睛一直盯着看。那位先生听完胖太太的话以后，呼哧呼哧地勉强点了点头。

埃米尔早就知道，有些人总是这样说：天哪，从前什么都比现在好。所以每当有人说起，从前空气都比现在有益健康啦，或者牛的脑袋都比现在大之类的话时，他根本不去注意听。因为这些话大多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些爱发牢骚的人，因为要说的话不说出来，心里就不痛快。

埃米尔摸了摸右边的上衣口袋，听到信封有响声才放了心。同行的旅客看上去都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并不象是强盗或者杀人犯。在那位呼哧呼哧地喘大气的先生旁边坐着一位太太，正在用钩针钩围巾。紧挨着埃米尔，靠窗坐着一位戴礼帽的先生，他在看报。

突然，戴礼帽的人把报纸放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给了埃米尔，并说：“喂，小伙子，吃一块吧。”

“我就不客气了，”埃米尔说完就接过了巧克力。事后他才赶忙脱下帽子，鞠了个躬说：“我叫埃米尔·蒂施拜因。”

旅伴们都笑了。而那位先生却一本正经地掀掀礼帽，说：“认识你，很高兴。我叫格龙德。”

接着，左脚脱掉了鞋的那位胖太太问埃米尔：“新城那位卖布的库尔茨先生还活着吗？”

“是的，他还活着，”埃米尔告诉她。“您认识他？他现在把开铺子的那块地皮也买下来了。”

“噢，那么请你告诉他，大格吕猫的雅各布太太向他问好。”

“可是我现在是上柏林去呀。”

“等你回来再告诉他也不晚，”雅各布太太说着，又在活动她那脚趾头了，她笑得连帽子都滑到脸上去了。

“噢，噢，你是上柏林去吗？”格龙德问道。

“是的，我姥姥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卖花亭那儿等我，”埃米尔一边回答，一边又摸了摸上衣口袋。里面的信封沙沙作响，谢天谢地，钱还在呢。

“你认识柏林那地方吗？”

“不认识。”

“唉呀，你到了那儿一定会吃惊的！柏林最近又造了许多房子，有一百层楼那么高的，人们不得不把房顶绑在天上，要不然就给风吹跑了。如果谁有点特别紧急的事，要到市区的另一个地方去，那就赶快到邮局去，邮局把

埃米尔·蒂施拜因 (EmilTischbein)：埃米尔是名，蒂施拜因是姓。Tischbein 的德文意思是：桌子腿。

他装进一个箱子里，再把箱子装在一个管子里，就跟管道邮政信件那样，管子里的空气一压，就把他压到所要去的那个区的邮局里了。……谁要是没有钱，就到银行去，把他的脑子押在那儿，他就可以得到一千马克。人要是没有脑子，就只能活两天；如果还给银行一千二百马克，就可以赎回他的脑子了。现在已经有人发明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您的脑子大概也押在银行里了吧，”气喘吁吁的那位先生对戴礼帽的先生说，说完又补充一句：“别胡说八道了！”

胖太太雅各布吓得脚趾头也不动了。钩围巾的太太也停下了手里的活。

埃米尔不自然地笑了笑，两位先生争论了好长时间。埃米尔想：反正跟我没有关系，不管你们怎么说！尽管刚刚吃过午饭，他还是把那包香肠面包片打开了。当他吃第三块时，火车在一个大站上停车了。埃米尔既看不见站牌，也听不清售票员在窗前喊些什么。几乎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了；呼哧呼哧喘气的先生，钩围巾的女人，还有雅各布太太也都下去了。雅各布太太因为没扣好鞋带，差点误了下车。

“替我向库尔茨先生问好啊，”她又说了一遍。埃米尔点点头。

现在车厢里就剩下埃米尔和那位戴礼帽的先生了。埃米尔心里有点不大高兴。一个男人一会儿给小孩吃巧克力，一会儿又给小孩讲些乱七八糟的事，他准不是什么好人。埃米尔想再去摸摸信封，把钱换个地方，但是他又不敢这样做。等车开动以后，他就跑到厕所里去，从口袋里掏出信封，数了数钱——一分也不差——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一点主意也没有。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衣领上找到一根别针，先用别针扎透了信封和三张票子，然后别在衣服里子上。也就是说，他把钱用针钉住了。他想，这回可万无一失了。弄好以后，他又回到车厢里。

格龙德先生舒舒服服地靠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埃米尔很高兴，用不着和他聊天了。他向窗外望去，只见树木、风车、田野、工厂、牛群，还有那向火车招手的农民都在车窗外掠过。你看，这有多美啊！一切都在面前飞转，就象在留声机唱片上一样。但是，谁也不能连续几个钟头老是盯着窗外看呀。

格龙德先生一直睡着，还有点打呼噜。埃米尔真想起来走走，可是那样会把别人弄醒：埃米尔是绝对不愿意这样做的。于是他就靠在格龙德对面的一个角落里，仔细打量着这个睡觉的人。为什么这个人总是戴着帽子呢？他的脸又瘦又长，有两撇非常细的黑胡子，嘴角上有很多皱纹，两只耳朵薄薄的，还离得挺远。

突然，埃米尔浑身一哆嗦，吓了一跳。他差点睡着了！无论如何他是不能睡着的。要是有什么人上车那该多好啊！火车停过好几次，可就是没有人上来。现在才四点钟，埃米尔还得坐两个多小时呢。为了提提神，他掐掐自己的腿。在学校里，布雷姆先生上历史课的时候，用这个办法还挺管用的。

又过了一会儿。埃米尔脑子里想着波尼现在的模样。但是他根本想不出来她的脸是什么样子。他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就是那年姥姥和玛尔塔姨妈带着波尼到新城来的时候——波尼还想跟他比拳呢。他当然是拒绝了，因为波尼不过是个次轻量级的，而他自己至少是个次重量级的。当时他对波尼说，他俩比拳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下边给她下巴来一拳的活，准保打得她贴在墙上下不来。而波尼还是吵着要比，直到玛尔塔姨妈出来干涉，她才罢休。

“啪”一声！他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大概是又睡着了吧？他把自己的腿掐了又掐，肯定掐得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尽管这样，还是不管用。

他又试着数纽扣。先是从上往下数，再从下往上数。从上往下数是二十三个扣子，从下往上数就成了二十四个了。埃米尔向后靠了靠，心想，这是怎么搞的？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四章 累人的梦

突然间，埃米尔觉得火车就象玩具火车那样老是在转圈。他往窗外一看，可真叫奇怪。圆圈越转越小。火车头离最后一节车厢也越来越近了。好象就是火车头故意这么搞的！火车绕着自己转，就跟狗咬自己的尾巴一样。在这个转得飞快的黑洞洞的圆圈里，有树木，有一座玻璃磨坊，还有一幢两百层高的大楼。

埃米尔想看看几点钟了，便把手伸进口袋里掏表。掏啊，掏啊，终于掏出来了。一看，是妈妈屋里的座钟。他看看表盘，上面写着：“每小时一百八十五公里。往地板上吐痰有生命危险。”他又向窗外一看，嗬，火车头离最后一节车厢更近了。他害怕极了。要是火车头跟最后一节车厢撞上的话，那可就要出车祸啦。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坐在车里等死。埃米尔赶快打开车门，顺着车厢往前跑。是不是火车司机睡着了？埃米尔一边朝前跑，还一边往车厢的窗户里瞧瞧。车里一个人也没有。整个客车空空的。埃米尔只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戴着一顶巧克力做的礼帽，他正掰下一大块帽檐往肚里吞呢。埃米尔敲敲玻璃窗，又指指火车头方向，叫他看，而他只是笑笑，又掰下一块巧克力塞到嘴里，还用手摸了摸肚子，吃得津津有味。

埃米尔终于到了煤水车。这时，他来了个地地道道的引体向上动作，爬到了司机那儿。司机正蹲在驾驶台上，一手挥鞭，一手拉着组绳，活象车前边拴着马似的。一点不错！火车果真由十二匹大马拉着，每匹马的蹄子上都穿着银色的溜冰鞋，在轨道上一边奔跑，一边唱着：我必须离开你，流浪到城里去。

埃米尔推推那位赶车的人，大声喊道，“快停住！快停住！要不然就闯祸了！”这时他才看清，这个赶车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警长那施克先生。

他咄咄逼人地盯着埃米尔，大声叫道：“那些男孩是谁？谁往卡尔大公爵头上乱画来的？”

“是我！”埃米尔说。

“还有谁？”

“我不告诉你！”

“好吧，那我们还象刚才那样绕着圆圈开！”

说着，警长那施克举起鞭子往马背上一抽，大马就竖起前蹄，朝着最后一节车厢更快地飞奔而去。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坐着雅各布太太，她挥动着手里的鞋，吓得要死，因为眼看大马就要咬着她的脚趾头了。

“警长先生，我给您二十马克，”埃米尔大声喊着。

“少说废话！”那施克说完就发疯似地用鞭子朝马背上抽去。

这时，埃米尔再也忍受不了了，便从火车上跳了下来。他顺着山坡翻了二十个跟头才滚到地上，竟然一点儿也没受伤。他站起来回头朝火车望了望。火车也停住了，那十二匹马的头都正冲着埃米尔，警长那施克跳起来，用鞭子抽着马，吆喝着：“得儿，驾！追上他！”这时，十二匹马跳出轨道，朝着埃米尔奔过来，车厢就象皮球似的跳来跳去。

埃米尔也来不及好好想想，拔腿就拼命跑。他越过一片草地，穿过树林，跨过小溪，朝着摩天楼直奔过去。有时他还回头看看；火车轰隆隆地紧跟在他的后面。树木被飞驰的火车撞倒，压得粉碎。只剩下二棵大橡树还挺立在那儿。胖太太雅各布坐在最高的那枝树杈上，随风摇来摇去，她哭了，因

为鞋还没有扣好呢。埃米尔还是一个劲地向前跑。

那座两百层高的摩天楼有一个大黑门。埃米尔前脚迈进大门，穿过门洞，从另一头跑出去，火车后脚就赶到了。埃米尔真想钻在哪个角落里，睡他一觉，因为他实在太累了，全身都在发抖。但是，他怎么敢睡觉呢！火车已经穿过大楼轰隆隆地开过来了。

埃米尔看见一个铁梯子，靠在楼旁边，一直通到楼顶。于是他就开始爬梯子，幸好他是个很棒的体操运动员。他一边爬，一边数爬了多少层。爬到第五十层的时候，他还敢回头往下看。树变得小极了，玻璃磨坊也几乎看不出来了。哎呀，不得了！火车开到楼上来啦！

埃米尔继续往上爬，越爬越高。火车顺着梯子眶当眶当地使劲往上开，它还以为是在铁轨上呢。

一百层，一百二十层，一百四十层，一百六十层，一百八十层，一百九十层！二百层！埃米尔爬到楼顶上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就知道了。马的嘶叫声已经听得清清楚楚。这时，他跑到楼顶的另一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把它摊开来。当十二匹马浑身冒着汗，拖着火车爬上楼顶时，埃米尔就把那摊开的手绢高高举过头顶，往空中一跳。起初他还听得见火车飞驰而过时撞倒烟囱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就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

后来，只听得扑通一声，他就跌到草地上了。

他闭着眼睛，疲惫不堪地躺在草地上，真想美美地做一个梦。可是他还不放心，又往大楼上边瞧瞧。哎呀，楼顶上的十二匹马都撑开了雨伞。警长那施克也有一把雨伞，拿着它在那儿赶马呢。这些马后腿一蹬，就跳了下来。同时，火车张着帆也向着草地上降落下来，越往下越大。

埃米尔赶忙跳起来，穿过草地向玻璃磨坊奔去。这个磨坊是透明的，埃米尔看见妈妈坐在里面，正在给奥古斯廷太太洗头呢。埃米尔想，谢天谢地，这回可算是得救了，便从后门跑进磨坊里。

“我的好妈妈！”他喊道，“这可怎么办哪？”

“我的小乖乖，出什么事啦？”妈妈问道，说完又接着给人家洗头。

“你从墙上往外瞧！”

蒂施拜因太太往外一看，正好看见一群马和火车降落在草地上，直向磨坊奔来。

“那不是警长那施克嘛，”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惊奇地摇了摇头。

“他象疯子似的一直追着我！”

“到底为了什么事呀？”

“最近我给奥伯尔市场上的歪脸卡尔大公爵的脸上画了一个红鼻子和两撇小胡子。”

“是啊，你还想往哪儿画胡子呢？”奥古斯廷太太说完，还打了个喷嚏。

“哪儿也不画了，奥古斯廷太太。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呢。最糟糕的是警长还想知道，当时一起干的还有谁。这个我不能告诉他。这可是有关名誉的事。”

“埃米尔说的对，”妈妈说，“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亲爱的蒂施拜因太太，您把发动机打开，”奥古斯廷太太说。

埃米尔的妈妈就把桌子旁边的一个杠杆往下一按，于是风车的四个叶片开始转了起来，因为风车的叶片是玻璃做的，再加太阳一照，闪闪发亮，人

们简直不敢睁眼看它。当十二匹马拉着火车奔过来的时候，它们一看见这耀眼的光亮就害怕了，一个个都跃起前腿，一步也不肯往前走了。警长耶施克破口大骂，人们隔着玻璃墙都能听得见。可是那些马还是照旧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好吧，这回您可以安安心心地洗我的脑袋了，”奥古斯廷太太说，“您的儿子不会出什么事了。”

于是，理发员蒂施拜因太太又开始干活了。埃米尔坐到一张椅子上，这椅子也是玻璃做的，嘴里还吹着口哨儿。他大声笑着说：“这个办法真棒！要是我早知道你在这儿。那就根本用不着往那该死的楼上爬了。”

“但愿你没有撕破衣裳！”妈妈说。接着又问：“你的钱放好了没有？”

听到这句话，埃米尔全身猛地一震，啪的一声，就从玻璃椅子上摔了下来。

于是，他就从梦中惊醒了。

第五章 误下车站

埃米尔醒过来的时候，火车刚好又开了。他睡梦中从椅子上掉了下来，现在正躺在地板上，心里觉得非常害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他的心象个气锤似的怦怦直跳。他蹲在火车里，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才渐渐地想起来了。对了，他是上柏林去的。刚才睡着了，正象那位戴礼帽的先生一样……想到这里，埃米尔一下子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小声说：“呀，他走了！”埃米尔两腿直发抖。他慢慢站起来，习惯性地把衣裳拍拍干净。这时，他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钱还在吗？一想起这个问题，可把他吓坏了。

埃米尔靠着车门站了好长一段时间，动也不敢动。那个叫格龙德的人刚才还坐在他的对面，一边睡觉，一边打呼噜呢，现在却走掉了。当然，这一切可能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哪能一想就想到最坏的地方去了呢，那样可太蠢了。总不能因为自己要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下车，别人也都得在那儿下车呀。给姥姥的钱肯定还在原地方。因为；第一，钱是放在口袋里的；第二，钱装在信封里了；第三，还用一根针把它别在衣服里子上了。这么保险，钱还能丢吗？于是，他慢慢地把手伸进右边的内袋里。

糟糕，口袋空空的！钱不见了！

埃米尔用左手把口袋翻了个遍，又用右手从外边摸了摸，按了按。结果还是：口袋空空的，钱不见了。

“哎哟！”埃米尔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抽出来的不光是一只手，还有那根别针。他原先就是用这根别针把钱穿透后别在衣服里子上的。口袋里除了这根针以外，什么也没留下。这根针把他左手的食指扎出血来了。

埃米尔用手绢把手指包了包，就哭起来了。当然不是因为流了那么几滴血才哭的。两个礼拜以前，他撞在路灯柱上，差点把柱子都给撞断了。直到现在，他的脑门上还有一个包呢。可是埃米尔一声也没哭。

这回他是因为丢了钱才哭的，也是为了他妈妈才哭的。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即使他再勇敢，也用不着去帮助他，埃米尔知道，妈妈辛辛苦苦地干了几个月，就是为了攒下这一百四十马克给姥姥，也是为了能让他上柏林玩一趟。可是他这个儿子呢，刚坐上火车，就靠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还乱七八糟地做了一大堆梦，结果让一个混蛋把钱给偷走了。他怎么能不哭呢？现在他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能这样两手空空地在柏林下了车，跑去对姥姥说：“姥姥，我来了。可是你要知道，你一分钱也得不到了。还是赶快给我点路费，让我乘车回新城去吧。要不然我就得跑着回去了。”

这可倒好！妈妈白白攒了那么多的钱。姥姥一分也拿不到。自己呢，也不能在柏林住下去了。想回家吧，可又回不去。都是因为那个家伙，他一会儿给小孩吃巧克力，一会儿又装睡觉。末了，竟把他偷个精光。呸，真可恶！这还算什么文明世界！

埃米尔强忍住泪水；往周围瞧瞧，要是他一拉紧急制动闸，火车马上就停下来。这时就会走过来一个列车员，接着又走过来一个乘客，随后乘客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过来了。大家都会问：“出什么事啦？”

“我的钱被偷了，”他说。

“下次好好注意就是了，”他们会这样回答说，“请回车上去吧！你叫什么，住在哪儿？拉一次紧急制动闸收费一百马克。我们把帐单寄你家里

去。”在快车里，人们至少可以穿过车厢，从车头走到车尾，一直走到乘务员车厢去报案。可是这里呢！在这么个慢车里根本就过不去！非得等到车在下一站停了不可。等这么半天，那个戴礼帽的人早就远走高飞了。那个家伙到底在哪个站下的车，埃米尔一点儿也不知道。现在有几点钟了，车子什么时候到柏林呢？只见那一幢幢高大的楼房，一座座花园里鲜花盛开的别墅，还有那高高的灰红色烟囱在车窗外飘忽而过。这地方大概就是柏林了吧。到了下一站，他必须去叫列车员，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他，他一定会马上去报告警察的！

这下更糟啦。埃米尔不就要跟警察打交道了嘛。警长那施克这回当然不会不说话了。出于公事，他也必须向上级报告：“我不知道这回事。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从新城来的小学生埃米尔。前些日子，他把令人敬仰的纪念碑涂得一塌糊涂。后来，他让人偷走了一百四十马克。也许他的钱根本就没有被偷走。根据我的经验，会往纪念碑上乱涂的人，同样也会撒谎。说不定他想用这笔钱到美国去，因此就把它埋在树林里或者吞到肚里去了。所以，去追捕小偷是毫无意义的。小学生埃米尔本人就是小偷。警察局长先生，请您逮捕他吧。”

太可怕了。连警察也不能信任！”

埃米尔从行李架上拿下箱子，戴好帽子，把别针仍旧别在上衣领子上，做好了下车的准备，他虽然想不出下一步怎么办才好，但是；在这个车厢里，那怕再呆上五分钟，他也受不了啦。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候，火车逐渐减慢了速度。埃米尔看见车外有许多闪闪发光的铁轨，随后又看见有人开着车从站台旁边经过，几个行李搬运工人跟着车厢跑了过来，因为他们想挣点钱。

火车终于停住了！

埃米尔从窗里往外看，看见铁道上边悬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动物园。车门打开了，旅客们从车厢里走下来。接客的人早已等候在那儿，高高兴兴地张开双臂迎上来了。埃米尔把身子伸出窗外，想找司机，这时，在不远的人群中间，他看见一顶黑色礼帽。会不会就是那个小偷呢？是不是他偷了埃米尔的钱以后根本就没下牢，只是跑到另外一个车厢里去了呢？

转眼之间，埃米尔已经来到了站台上。他放下箱子，突然想起放在行李架上的花忘记拿了，就又回到车厢里去。下来以后，他一把抓住箱子，提起来就拼命地向车站出口处跑去。

那顶礼帽哪儿去了？埃米尔提着箱子，在人群里左碰右撞地一个劲儿往前跑，人越来越多，走也走不过去。

在那儿！那顶礼帽就在那儿！我的天哪，对面还有一个！埃米尔几乎拖不动这只箱子了。心想，干脆就把它放在这儿不拿了。不过，要是它再让人偷走，那就糟啦！

他终于挤到了那顶礼帽的旁边。

可能就是他！是他吗？

不，认错人了。

那边又是一个戴礼帽的。

不对，这个人太矮了。

埃米尔象个侦探似地在人群里穿来穿去。

在那边！在那边！

就是这个家伙。谢天谢地！这个人就是格龙德。他正拼命地从人堆里挤

过去，好象有什么急事似的。

“等着吧，你这个流氓，”埃米尔咕噜着说，“非逮着你不可！”他交了车票，换一只手提着箱子，把花束挟在右边的胳肢窝底下，跟着那个人走下台阶。

现在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刻。

第六章 有轨电车

埃米尔真想跑到那个家伙面前，大喝一声：“把钱给我拿出来！”可是看样子他不会这样回答：“可以，我的好孩子。这是你的钱。我再也不这样干了。”事情可没这么简单。日前最最重要的是，别让这个人从眼前溜掉。

前面走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埃米尔便躲在她背后，一会儿往左边瞧瞧，一会儿往右边看看，使劲盯住那个家伙，生怕他走着走着突然溜跑了。这时候，那个人已经到了车站大门口，停住了脚，往周围看看，又望了望背后过来的人，好象在找谁似的。埃米尔紧贴在那个高个子女人的背后，越走离那个家伙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呢，马上他就要从那个家伙身边走过，这样一来，秘密就要暴露了。这个女人会不会帮埃米尔的忙呢，看来她肯定不会相信他的。小偷也许会说：“对不起，我的太太，您到底是怎么啦？我有什么必要去偷小孩子的东西呢？”假如他这么一说，大伙就会把目光盯着埃米尔，嚷嚷起来：“真是不要脸！竟敢污蔑大人！不，今天的孩子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埃米尔想到这里，气得牙齿咯咯作响。

幸好这时候那家伙扭头朝广场走去了。埃米尔闪电般地跳到门后边，放下箱子，透过格栅玻璃窗向外看。真可恶，他的胳膊疼起来了！

小偷慢慢地过了马路，又回过头来看看，就泰然自若地往前走去。这时，从左边开来一辆一百七十六路电车，车靠站了。这个家伙想了想，就上了前面那个车厢，在一个靠窗的位子上坐下来。

埃米尔马上提起箱子，弯着腰经过门口，沿着大厅从另一个门上了大街。当他从后边赶上拖车的时候，电车正要开动。他把箱子往上一扔，就上了车，然后把箱子推到一个角落里，自己站在箱子前面，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追上了！

现在该怎么办？万一那家伙半路上跳下去呢，这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可不能提着箱子也跟着跳下去呀，那太危险了。

啊，汽车真多呀！它们从电车旁飞快地开过去。汽车按着喇叭，尖叫着，车身左边或右边的红色指示灯一亮，就拐弯了；后面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真吵得慌！人行道上也这么多人！四面八方都是电车呀，畜力车呀，还有那双层公共汽车！每个街角上都有人卖报。你看那玻璃橱窗多么漂亮，里边有花、有水果、有各种各样的书，还有金表、衣裳和丝绸衬衫。到处都是老高老高的大楼房。

这就是柏林。

埃米尔真想安下心来好好地看看，但是他哪有这样的闲工夫呢。前面车厢里就坐着偷埃米尔钱的那个人，他随时都有可能下车，在人群中溜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完了。要是他混在后边的人群车堆里，就再也找不着他了。埃米尔把头伸到窗外看看，假若那个家伙已经跑掉了，怎么办呢？就剩自己一个人坐在车上继续往前走，既不知道为什么要乘车，也不知道要乘到哪儿去。而这时候姥姥正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的卖花亭那儿等着他，哪里会想到她的外孙子正乘着一百七十六路电车逛柏林城呢，而且还带着一肚子的忧愁。咳，真气人！

电车第一次停车了。埃米尔使劲盯住前边的车厢。可是这一站没有下车的，只有许多上车的挤进来。上来的人从埃米尔身边经过。有一位先生骂了起来，因为埃米尔把头伸出去挡了他的道。

“你没看见这么多人要上车吗？”这位先生气呼呼地嘟囔着。

站在车厢中间的售票员拉了一下绳子，铃就响了。电车又开了。埃米尔回到原来的角落里，一会儿被人挤一下，一会儿又被人踩一脚。他突然想起：“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要是售票员过来，我就得买票。要是不买票，他就会把我扔出去。那我也就甭指望把钱追回来了。”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一惊。

他看看周围的人。心想，能不能拉拉哪一位的衣服说：“劳驾，请您借给我点车费！”唉，一个个都是那样地板着脸！有一个人在看报。另外还有两个正在谈论着一起重大的银行盗窃案。

第一个人说：“那些家伙还真挖了个地道呢。他们就钻进去了，把所有的保险柜洗劫一空。估计损失有几百万。”

第二个人说：“但是很难断定，柜子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因为租用保险柜的人并不需要对银行说明，里边都锁着什么东西。”

“那就会有人说，他在里边锁着价值十万马克的金刚钻，而实际上里面只有一堆没有用的票子或者一打镀银匙子。”第一个人刚说完，他俩就都笑了起来。

“我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埃米尔伤心地想着。“我对人家说，格龙德偷了我一百四十马克。谁也不会相信我的话。况且，那小偷也一定会说，我是在胡闹，或者说仅仅偷了我三马克五十芬尼。真他妈的倒霉！”

售票员朝车门口走来了。他走到车门口大声问道：“谁还没买票？”

他撕下一张张白色的长纸条，用票钳往上边打了许多眼儿。站在车门口的人把钱交给他，就得到了车票。

“喂，你呢？”售票员问埃米尔。

“售票员先生，我把钱丢了，”埃米尔回答说。因为就是告诉售票员，自己的钱被偷了，他也不会相信的。

“钱丢啦？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呀？”

“这……这我还不知道，”埃米尔给结巴巴地说。

“好吧。那你就在下一站下车，先想想你要到哪儿去吧。”

“不，这可不行。我必须留在车上。售票员先生，您行行好吧。”

“我叫你下车，你就下去。明白了吗？”

“请您给这孩子一张车票吧！”这时，刚才看报的那位先生说话了。说完，他就把钱交给了售票员。售票员给了埃米尔一张车票，还跟那位先生说：“您不知道，每天有多少孩子在这儿上车，还要骗人，说他们忘了带钱。等一下了车，就嘲笑我们上了当。”

“这个孩子是不会嘲笑我们的，”这位先生回答。

售票员又回到车厢中间去了。

“先生，非常非常地感谢您！”埃米尔说。

“不必客气。”这位先生说完就看他的报纸去了。

电车第二次靠站了。埃米尔探出身子，看看那个戴礼帽的人下车没有。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可以问问您的地址吗？”埃米尔对这位先生说。

“问它干吗？”

“等我有了钱好还给您呀。我要在柏林住一个礼拜，我会去拜访您的。我叫埃米尔·蒂施拜因。是从新城来的。”

“不用还了，”这位先生说，“车票当然是我送给你的喽。还要再给你点钱吗？”

“不要了，不要了，”埃米尔斩钉截铁地说，“你给我，我也不要了！”

“随你便吧，”这位先生说完又接着看报去了。

电车开了一站又一站。当开到一条漂亮而又宽阔的大街时，埃米尔看了看路牌，上边写着：皇帝大街。他乘着电车往前走，可就是不知道上哪儿去。在前面的那个车厢里坐着一个小偷。也许车上还有小偷呢。没有人来关心埃米尔。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虽然送给了自己一张车票。可是他现在又在看报了。

柏林城这么大，而埃米尔却这么小。没有人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钱，他为什么不知道，该在哪儿下车。柏林有四百万人口，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关心埃米尔。谁也不想知道别人有什么苦恼。每个人对自己的苦恼和乐趣还关心不过来呢。即使有人说一声“唉，我真替你遗憾，”那也和说一句“去去去，别来打搅我！”没什么两样。

以后该怎样办呢？埃米尔心里很难过。他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孤单。

第七章 令人不安

埃米尔乘着一百七十七路电车，沿着皇帝大街向前走，然而却不知道该在哪儿下车。这个时候，姥姥和波尼——他的表妹——正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等着他呢。她们站在事先约好的卖花亭那儿，不断地看看表。许多人走过去了，有扛大箱子、小箱子的，有提盒子背皮包的，还有手拿花束的。可就是不见埃米尔的人影。

“恐怕是他长高了好多，咱们认不出来了吧？”波尼一边问着，一边来回地推着她那辆镀镍的小自行车玩。起初是不让她带自行车来的，她就一个劲儿地磨蹭，直到姥姥说：“那就带上吧，傻丫头！”顿时，傻丫头眉开眼笑，满心欢喜地盼望着看到埃米尔羡慕的眼光。“他一定觉得我这辆车非常棒，”她满有把握地说。

姥姥心里不安起来：“我倒是想知道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六点二十分了，火车早就该到站了。”她们又等了几分钟。后来姥姥派小姑娘去打听一下。

当然，波尼是骑车去的。“检票员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从新城开来的火车停在哪儿？”她向一位手拿票钳站在出口处查票的检票员。

“新城吗？新城？”检票员想了想说：“噢，六点十七分到！列车早就进站了。”

“唉呀，真糟糕，我们还在卖花亭那边等着我表哥埃米尔呢。”

“真开心，我真开心，”检票员说。

“您有什么可开心的呢，检票员先生？”波尼好奇地问。手里一边还玩着她的车铃挡。

检票员转过身，背对着波尼，没有回答。

“哼，象您这种人真少见，”波尼生气地说。“再见！”

旁边的人都笑了。那个检票员气得直咬嘴唇。波尼赶紧向卖花亭骑去。

“姥姥，火车早就进站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老太太想。“要是他压根儿就没动身的话，他妈妈也会打电报来的。是不是他下错站了？可是我们信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波尼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说，“一定是他下错了站。男孩子有时候就是笨得要死。我敢打赌！你等着瞧吧，准是我猜对了。”

她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等下去。等了五分钟。

又等了五分钟。

“这样等下去有什么用呢，”波尼对姥姥说。“最后我们还不是白等半天。是不是别处还有一个卖花亭呢？”

“你去找找看。可别耽搁太久啊！”

波尼又骑上自行车，在火车站周围仔细地看了一遍。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卖花亭了。后来她还找到了两个铁路职工，向他们问了半天，这才非常自豪地回来了。

“姥姥，搞清楚了。”波尼说，“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卖花亭了。要是别处再有那才滑稽呢。我还想说什么来着，哦，对了，从新城来的下一趟车八点三十三分到这儿，也就是八点半过三分到。现在我们尽管回家去吧。八点整我骑车再来一趟。要是他还没来的话，我就给他写封信，骂得他狗血喷

头。”

“波尼，说话文雅点！”

“我还要写一封更厉害的信呢，也可以这么说。”

姥姥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她摇了摇头。“我可不喜欢这种事。我可不喜欢这种事，”姥姥说。她一激动起来，不管什么话都要说两遍。

她们慢慢地走回家去。半路上，走到柳堤桥边时，波尼问：“姥姥，你要不要坐我车把上？”

“住嘴！”

“为什么？你也不比齐克勒重多少。我骑车时，他还经常坐在上边呢。”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就叫你爸爸把你的车给收起来。”

“好，那以后什么话也不跟你们说了，”波尼气得大声说。

她们回到家——舒曼大街十五号——以后，波尼的父母（他们姓海姆）非常着急，大家都想知道埃米尔的下落，但谁也不知道。

父亲建议给埃米尔的妈妈打个电报。

“千万打不得！”波尼的妈妈喊起来，“他妈妈会吓死的。我们八点左右再到车站去看看。说不定他会乘下一班车来呢。”

“但愿如此，”姥姥叹了一口气说，“可我还得说：我不喜欢这种事，我不喜欢这种事！”

“我不喜欢这种事，”波尼也学着姥姥的样子，满面忧愁地摇晃着她那小脑袋说。

第八章 汽车喇叭

电车开到了特劳特瑙大街，在皇帝大街拐弯的地方，那个戴礼帽的人下车了。埃米尔一看见，马上就拿起箱子和花束，对看报的那位先生说了声：“先生，谢谢您啦！”紧跟着就下了车。

小偷从车前绕过去，穿过电车道，朝马路对面走去。电车开走后，埃米尔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戴礼帽的人，他注意到，那个人先是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就上了台阶，朝一家咖啡馆的平台走去。

现在可得小心点，就象侦探捉跳蚤那样。埃米尔很快摸清了周围的情况，街角上有一个售报亭，他赶快跑到售报亭后边去，这个藏身的地方真是太好了。他可以藏在售报亭和广告柱之间。埃米尔放下行李，摘下帽子，站在这儿监视着那个人的动向。

那个人在平台上靠近栏杆的地方坐下来，嘴里抽着香烟，摆着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埃米尔觉得太恶心了，偷东西的人还能那样快活地坐在那边，而被偷的人反倒这样可怜。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他藏在售报亭后边，这算什么呢？好象小偷是他自己，而不是那个人似的。他光知道那个人坐在皇帝大街的约斯蒂咖啡馆里喝酒抽烟，这有什么用呢？要是那家伙现在站起来的话，那就非得追上去不可。如果他老是那样坐着不动的话，难道要埃米尔在售报亭后面也一直站下去，直到长出长长的白胡子吗？要是再跑过来一个警察说：“小孩，你有嫌疑，悄悄地跟我走一趟吧。要不然，对不起，我得给你戴手铐了。”那不就完蛋啦！

突然，埃米尔背后一声喇叭响！他吓得跳到一旁，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孩正在那儿笑他呢。

“喂，伙计，吓坏了吧，”这个男孩说。

“是谁刚才在我背后按喇叭来的？”埃米尔问。

“伙计，当然是我喽。你大概不是本地人吧，对不对？要不然，你早就知道了，我的裤袋里有个汽车喇叭。在这儿，我就跟怪胎一样出名。”

“我是新城人，刚从火车站来。”

“哦，新城人？怪不得穿这么一身土里土气的衣裳呢。”

“把你的话收回去！要不然，我一个嘴巴子打得你跌到地上摔个半死。”

“噢，伙计，”带喇叭的男孩和气地说，“你生气啦，比拳时情绪好坏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既然你要跟我比，那就请吧！”

“还是让我们以后再比吧，”埃米尔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干这个。”他朝咖啡馆那边望去，看看格龙德还在不在。

“我还以为你有的是时间呢！你看你，提着箱子，拿着花藏在售报亭后面，还跟自己捉迷藏呢！那你一定还有不少时间来比拳喽。”

“不，我不是在玩捉迷藏，”埃米尔说，“我在监视一个小偷。”

“什么，我真不懂怎么会有小偷，”带喇叭的男孩说，“那他偷了谁的东西呢？”

“我的！”埃米尔说，甚至还觉得很骄傲。“在火车上，趁我睡着的时候，他偷了我一百四十马克。这些钱是我带来给柏林的姥姥的，他偷了钱，就溜到另外一个车厢里，到动物园他就下车了，当然，我一直在跟着他，这你是能想象出来的，后来我又追到电车上。现在他正坐在那边咖啡馆里，戴着一顶礼帽，得意洋洋的。”

“噢，伙计，真伟大！”那个男孩喊了起来，“这不是跟电影一样吗！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一直跟在他后边追呗。眼前还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去跟那边的警察说说，让他把小偷抓起来。”

“我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在新城干过一件坏事，说不定他们现在正想逮我呢。要是我……”

“伙计，我明白了！”

“姥姥还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等着我呢。”

带喇叭的男孩想了想说：“嘿，逮小偷可真有意思，太有意思啦。向你保证！伙计，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来帮你抓。”

“那我就太感谢你了！”

“你这个小鬃毛，别胡说！帮助你应该是的。我叫古斯塔夫。”

“我叫埃米尔。”

他们俩握了握手，便成了好朋友。

“现在就开始干吧，”古斯塔夫说，“要是我们站在这儿什么也不干的话，那个坏蛋就会在我们眼前溜掉。你身上还有钱吗？”

“一个子儿也没啦！”

古斯塔夫轻轻地按了按喇叭，看看能不能想出点什么主意来。可是按了半天也没有用。

“你再找几个朋友来帮帮忙，怎么样？”埃米尔问。

“伙计，这个主意真高明！”古斯塔夫激动地喊起来，“我去找！我只要到各家院子里去兜一圈，喇叭一按，马上人就都来了。”

“你就去吧！”埃米尔建议，“不过要马上回来。要不然，咖啡馆里的那个家伙就溜了。当然，我得在后边跟着他。等你回来时，也就见不到我了。”

“明白了，伙计！我快去快回！你就放心吧。另外，那个家伙正在对面约斯蒂咖啡馆里吃东西，他还得呆一会儿呢。好了，再见吧，埃米尔！伙计，我都快乐疯了。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说完，他就一溜烟地跑了。

埃米尔心里觉得轻松多了。虽然倒霉总归是倒霉，但是能有一些小伙伴自愿来帮自己的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吧。

埃米尔紧紧盯住小偷。小偷正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吃东西——大概就是用妈妈省下来的钱买的。埃米尔只担心一点：就怕那个流氓会突然站起来跑掉，这样一来，古斯塔夫和那只喇叭以及一切努力不就都白搭了吗。

可是，埃米尔对格龙德的表现还挺满意，因为他坐在那儿一直没有动。当然，假若格龙德早知道有这么一项秘密计划——在他四周撒下的天罗地网正在越收越紧——那他起码要订张飞机票。因为现在事情逐渐变得不妙……

十分钟以后，埃米尔又听到了喇叭的声音。他转过身来，看见至少有两打男孩，在古斯塔夫的带领下，排着队朝特劳特瑙大街走来。

“全体立定！喂，你看怎么样？”古斯塔夫兴高采烈地问道。

“我真感动，”埃米尔说，他兴奋得朝古斯塔夫的腰里捅了一下。

“喂，诸位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新城来的埃米尔。那件事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你们瞧，偷埃米尔钱的那个混蛋就在那边坐着呢。就是桌子右边那个戴黑礼帽的家伙。要是我们让这个家伙溜掉了的话，那我们就太笨了。明白没有？”

“古斯塔夫，我们一定能逮住他！”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说。

“这位是教授，”古斯塔夫给埃米尔介绍。埃米尔跟他握了握手。

接着就将所有的小朋友向他一一作了介绍。

“好了，”教授说，“现在我们动手吧。开始干！首先，把你们的钱拿出来！”

每个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钱交了出来。一个个硬币掉进了埃米尔的帽子里，其中还有一个一马克的硬币呢，这是一个岁数很小的、名叫礼拜二的男孩交的。当大家让他数数一共是多少钱的时候，他高兴得跳来跳去。

“我们的资本共有五马克七十芬尼。”他向每个急于想知道结果的听众报告说，“我们最好把这些钱分给三个人拿着，等我们必须分开的时候用。”

“很好，”教授说。他和埃米尔每人分到了两马克，古斯塔夫分到一马克七十芬尼。

“谢谢大家，”埃米尔说，“等抓住了小偷，我就把钱还给你们。现在我们干什么，最好是先让我把箱子和花在什么地方存放一下，因为一旦要去追那个家伙的话，这些东西就太碍事了。”

“伙计，把那东西拿过来吧，”古斯塔夫说。“我马上把它送到约斯蒂咖啡馆去，交给柜台存起来，顺便看看那个小偷的情况。”

“要机灵点，”教授嘱咐道。“别让那个流氓发现有侦探跟上他了，那样会给我们跟踪带来困难的。”

“你以为我是胡涂虫吗？”古斯塔夫嘟囔了一句就走了。

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对大家说：“那个家伙的脸倒挺漂亮！东西已经存好了，随便什么时候去取都行。”

“现在最好是，”埃米尔建议，“开一次作战会议。可是不能在这儿开，这地方太显眼了。”

“我们到尼科尔斯堡广场去，”教授提议。“留两个人守在售报亭旁边，注意别让那个家伙溜掉。再挑五、六个人当联络员，一旦发生情况，他们就立即把消息传过去，我们马上跑回来。”

“伙计，让我来干吧！”古斯塔夫大声说，随后就着手组织情报组。“我也一块儿留在这儿当前哨，”古斯塔夫对埃米尔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他溜掉的。你们快点吧，已经七点多了。请你们现在就走好不好！”

他选了几个联络员。其余的人就跟着埃米尔和教授到尼科尔斯堡广场去了。

这是一个男孩的外号。

这个男孩的原名叫 Dienstag，是“礼拜二”的意思。

第九章 侦探集会

他们中有的坐在广场草坪上的两条白色长凳上，有的坐在草地周围矮矮的铁栏杆上，他们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那个外号叫教授的男孩显然是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了。教授学着他当法律顾问爸爸的样，时常用手托托眼镜框，忙着给大家详细介绍他的计划。“根据实际需要，”他开始说，“今后我们很可能要分头行动。因此需要有一个电话联络中心。你们谁家有电话？”

有十二个孩子报了名。

“你们这些有电话的人当中，谁的爹妈最通情达理？”

“大概是我的爹妈吧！”礼拜二大声说。

“你们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巴伐利亚 0579。”

“这儿有铅笔和纸。克鲁姆，你准备好二十张小纸条，每张都写上礼拜二家的电话号码。字要写得清楚点！写好以后每人发一张。电话联络中心要随时知道，小侦探们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情况。谁要想了解的话，只要给礼拜二打个电话就一清二楚了。”

“我可不在家里呆着，”礼拜二说。

“不行，你要留在家里，”教授回答说。“等我们这儿一商量好，你就回家去守住电话。”

“就不，我还是愿意跟你们一块去抓小偷，干这种事小男孩也挺管用的。”

“你还是回家去，守在电话机旁边。这个岗位非常重要。”

“那好吧，随你们的便。”

克鲁姆把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发给每个孩子；他们都小心地把它放在口袋里。几个特别仔细的孩子当时就把号码背了下来。

“我们还得设立一个象后备部那样的组织，”埃米尔说。

“当然了。逮小偷时不是非要不可的人，就留在尼科尔斯堡广场这儿。你们可以轮换着回去，跟家里讲一声，说今天也许要很晚才能回去。当然，有些人也可以跟家里这样讲，说要在朋友家里过夜。这样，即使追捕到明天，我们也还有后补的人和增援的人。古斯塔夫，克鲁姆，阿诺尔德，米滕哥俩，还有我，我们就在半路上往家里打电话，说我们要晚点回去……另外，特劳戈特当联络员，一块儿到礼拜二家去。如果我们需要人的话，他就赶快跑到尼科尔斯堡广场来。现在，侦探，后备队，电话联络中心和联络员我们都有了。这些都是目前最最必要的。”

“我们还需要点吃的东西呢，”埃米尔提醒大家。“你们是不是去几个人，回家拿点夹心面包片来。”

“谁住得最近？”教授问。“走吧！米滕，格罗尔德，大弗里德里希，布鲁诺特，策尔莱特，你们快跑回家去，拿点吃的东西来！”

五个男孩一下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你们这些笨蛋，光是空谈什么吃的呀，电话呀，在外边睡觉呀，可是怎么逮住这个家伙，你们一点也没商量。你们……你们这些教书先生们！”特劳戈特抱怨着。他一时想不出用什么难听的话来骂人。

“那么你们有取揩纹的东西吗？”佩措尔德问。“要是这家伙狡猾的话，他偷东西的时候说不定还戴着橡皮手套呢。这样一来，就根本拿不出证据说

明是他偷的了。”佩措尔德曾经看过二十二部侦探电影。看来这些电影对他没起什么好作用。

“我就不信这钱拿不回来！”特劳戈特气冲冲地说。“非常简单，你们抓住机会，把他偷去的钱再偷回来不就得了！”

“胡说八道！”教授说。“如果我们偷了他的钱，那我们不就跟他一样成了贼了嘛！”

“别寻开心了！”特劳戈特大声说。“如果有人偷了我的东西，我又从他那儿偷回来，我就不是小偷！”

“不，你就是个小偷，”教授坚持说。

“你别胡说八道了，”特劳戈特嘟嘟囔囔地说。

“还是教授说的有道理，”埃米尔插进来说。“如果我偷偷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走了，那我就是一个小偷，不管这东西本来就是他的，还是他刚从我这儿偷去的，反正都一样。”

“就是这么回事，”教授说。“你们要帮我的忙，就别在这儿说那些没用的漂亮话。我们现在什么都准备好了。怎么把他抓到手呢，我们还不能知道。但是，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得让他自觉自愿地再把钱交出来。偷是最愚蠢的办法。”

“这点我不明白，”礼拜二说。“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我怎么就不能偷回来呢！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不管它在谁的口袋里！”

“这种区别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得了的，”教授用教训的口气说，“依我看，从道德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是，尽管如此，法院还是要判你罪的。这个道理甚至连许多大人也不明白。但是，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反对，”特劳戈特说完又耸耸肩膀。

“你们可都得要机灵点！那你们有神出鬼没的本事吗？”佩措尔德问。“要不然，他一转身就发现你们了。那不就完蛋了。”

“对，一定要有神出鬼没的本事，”礼拜二进一步证实佩措尔德的话。“因此，我也想过，你们会用得着我的。我悄悄地走来走去的本领可高啦，我要是当个警犬什么的，那可真是呱呱叫的，我还会学狗叫呢。”

“那你就别让人看见，悄悄地在柏林走一趟吧！”埃米尔激动地说。“你要是想让人家看看你的本事，你只要表演一次就行了。”

“你们还得有支手枪呢！”佩措尔德建议。他的点子可真不少。

“对了，你们是得要支手枪，”另外两三个小朋友也喊了起来。

“我们不需要，”教授说。

“小偷肯定也有手枪。”特劳戈特真想跟谁打个赌。

“这不就有危险了嘛，”埃米尔说，“害怕的人最好回家睡大觉去。”

“你是不是想说，我是胆小鬼呢？”特劳戈特问道，他象摔交运动员似的走到中间来了。

“好了，好了！”教授大声喝道，“明天你们再打去吧！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这副样子真象……真象小孩子！”

“我们本来也是小孩子呀，”小礼拜二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我本该给我姥姥写几行字，因为我的亲戚谁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说不定他们还会到警察局去报告呢。我们正忙着逮那个家伙呢，谁能给我送封信去？我的亲戚住在舒曼大街十五号。那我就太感谢了。”

“我去，”一个名叫布洛伊尔的男孩自告奋勇地说。“你快写吧！我好

在他们家关门之前赶到。我乘车来到奥拉宁堡门下来，再乘地铁。谁给我点钱？”

教授给了他来回的车钱，一共二十芬尼。埃尔米借了笔和纸，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姥姥：

你们不知道我在哪儿，一定着急了吧。我就在柏林。可惜现在还不能到你们那儿去，因为我还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办。你们先不要问是什么事。你们也不要害怕。事情一办完，我就回去。我虽然还没有到家，但我现在心里就已经很高兴了。送信来的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在哪儿，但是我不允许他讲出来，因为这是一件公务秘密。问姨夫、姨妈和波尼好。

你忠实的外孙埃米尔

附：妈妈向你们问好。鲜花我也带来了，我一回去你就可以拿到了。

信写好后，埃米尔还在信封背面写上了地址，把信封好，对布洛伊尔说：“你可别跟我们亲戚家任何人讲我在哪儿，也别说是钱丢了。你一说，我可就惨了。”

“行啦，埃米尔！”布洛伊尔说，“把你这份电报交给我吧！我一回来就给礼拜二打电话，听听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到后备队去报到。说完他拔腿就跑了。

这时候，那五个男孩回来了，弄来了好几包夹心面包。格罗尔德甚至还带来一整根腊肠，说是从他妈妈那儿要来的。就算是这样吧。

五个人都跟家里讲过，他们还要在外面呆几个钟头。埃米尔把面包片给大家，每个人都拿一片藏在兜里当贮备粮。那根腊肠由埃米尔保存起来。

过了一会，又有五个男孩回家去了，请家里允许他们在外边多呆一些时间。其中有两个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爸爸妈妈不让他们出来了。

教授发出了口令。如果有人来了，或者有人打电话来，那就马上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自己人。口令是：“埃米尔！”这个口令很容易记住。

礼拜二带着那个闷闷不乐的联络员——特劳戈特走了，他祝小侦探们一切顺利。教授在后面喊他，让他在家里替自己打个电话，告诉爸爸，说他还有点紧急的事要办。“这样，我爸爸就放心了，也就不会反对了。”教授又补充了一句。

“好家伙，”埃米尔说，“柏林还有这样了不起的爸爸妈妈呢！”

“你别把他们都想象得心肠这么好。”克鲁姆说着，还在耳朵背后搔了一下。

“不，不！一般来说都是不错的。”教授反驳说。“我答应过我的老子，凡是不对的事，或者危险的事，我都不干。只要遵守诺言，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也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去骗他。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

“实在是了不起！”埃米尔又重复了一遍。“但是，你听着，今天的事说不定还有点危险呢。”

“那爸爸就不会同意了呗！”教授耸耸肩膀说。“可他曾经说过，我每做一件事都应该想一想，要是他在场的话，我会不会也这样做呢。所以，这件事今天我还是要做。好了，那我们就走吧！”

教授神气活现地站在大家面前，大声说：“小侦探们正等着你们去干呢。电话联络中心已经建立好了。我的钱给你们留下，还有一个马克五十芬尼。格罗尔德，钱在这儿，你拿去数数！口粮在这儿呢。钱我们有了，电话号码

每个人也都知道了。还有一件事，谁要回家就赶紧回去！但是至少要有五个人留在这儿。格罗尔德，你来替我们负责这一摊事。让人家看看，你们是好样的！我们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干。如果我们需要补充人的话，礼拜二就会派特劳戈特到你们这儿来要。谁还有什么问题？全都清楚了吗？口令埃米尔！”

“口令埃米尔！”孩子们大声喊着，喊声震撼了尼科尔斯堡广场，使过路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

埃米尔因为他的钱被偷而感到说不出的荣幸。

第十章 跟踪追捕

这时，从特劳特璃大街跑过来三个联络员，他们一边跑，一边挥动着胳膊。

“快！”教授说，话音刚落，他和埃米尔、米滕兄弟俩和克鲁姆几个人就朝着皇帝大街飞快地奔去，好象是要打破一百米世界纪录似的。在离售报亭还有十来米远的地方，他们看见古斯塔夫在那边一个劲地摆手，他们便收住了脚步，小心地走过去。

“来得太晚了吧？”埃米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伙计，你疯啦？”古斯塔夫小声他说。“我干事总是稳稳当当的。”

小偷站在马路对面的约斯蒂咖啡馆门前，欣赏着周围的风景，就好象他来到了瑞士一样。然后他又在一个卖报的人那儿买了一份晚报，开始看起来。

“要是他现在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可就讨厌了。”克鲁姆说。

他们站在售报亭后边，从墙边探出头来，紧张得直发抖。而小偷呢，却在那边若无其事地一个劲儿看他的报纸。

“他准是在那儿斜着眼偷看呢，看有没有人在背后监视他。”大米滕这么估计。

“他常往你们这边看吗？”教授问。

“一次也没有，伙计！他在那儿大吃大喝呢，好象三天没吃东西似的。”

“注意！”埃米尔大声说。

戴礼帽的人把报纸折了起来，打量了一下过路的行人。这时，一辆空的出租汽车朝他开过来，他连忙招呼，叫住了汽车。他上去以后汽车就开走了。

一转眼，这些孩子们已经坐在另外一辆汽车上了，古斯塔夫对司机说：“您看见正朝布拉格广场拐弯的那辆出租汽车了吗？看见没有，司机先生？请您在后边跟着它，不过要小心，别让他发现。”

汽车开动了，横穿过皇帝大街，跟在那辆出租汽车后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出什么事了？”司机问。

“噢，是这样，那个家伙干了点坏事，我们不能让他溜掉。”古斯塔夫说。“但是，这件事只能我们内部知道，明白吗？”

“照办。”司机说完又问：“那你们身边有钱吗？”

“您到底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啦？”教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没什么，没什么，”司机喃喃地说。

“他的车号是IA 3733。”埃米尔告诉大家。

“非常重要。”教授说，随手就把车号记了下来。

“可别离那家伙太近了！”克鲁姆提醒司机。

“好了好了。”司机低声说。

他们的车子沿着莫茨大街向前开，穿过了维多利亚一路易丝广场，又沿着莫茨大街继续往前开。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都有那么几个人停住了脚步，看着这辆汽车开过，觉得他们这帮小家伙怪可笑的。

“快趴下！”古斯塔夫小声说。孩子们立即趴了下来，横七竖八地倒在车里。

“有什么情况？”教授问。

“路德大街现在是红灯，伙计！我们得马上停车，那辆车也过不去了。”
两辆车真的停住了，一前一后地等在那儿，直到绿灯亮了才能通行。现在，谁也看不出第二辆出租汽车里坐着人，好象是空车似的。孩子们隐蔽得真高明。司机一回头，看到这个意外的场面，忍不住笑了起来。汽车往前开了以后。他们才小心翼翼地抬起身子。

“但愿车子开的时间不要太长，”教授说完便看了看车费计算表。“这个玩笑已经花了八十芬尼了。”

行车倒是很快就结束了。第一辆出租汽车在诺伦多夫广场停了下来，直接停在克赖德旅馆门口。第二辆汽车也及时刹了车，在危险区外等着，看看会有什么情况。

戴礼帽的人下了汽车，付了车费就钻进旅馆里不见了。

“古斯塔夫，跟上他！”教授紧张地说，“如果这个旅馆有两个出口处的话，就给他溜掉了。”古斯塔夫一转眼就不见了。

接着，其余的孩子也都下了车。埃米尔付了车费，总共一个马克。教授领着他的人马飞快地穿过一家电影院旁边的一道大门，过去就是诺伦多夫广场影剧院后面的大院。然后，教授就派克鲁姆去接应古斯塔夫。

“要是那家伙就在这家旅馆里住下来的话，那我们就走运了，”埃米尔这样判断。“这个院子倒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大本营。”

“还有一切现代化的设备呢，”教授赞同地说，“对面的地铁可以藏身，酒馆可以用来打电话。这么好的地方再也找不出来了。”

“但愿古斯塔夫机灵点。”埃米尔说。

“放心吧，”大米滕回答。“他本人可比外表机灵多了。”

“要是他马上回来就好了，”教授说完，便在一个丢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那副样子真象莱比锡战役中的拿破仑。

不一会儿古斯塔夫回来了。“我们就要逮住他了，”他搓着手说。“他真的在旅馆里住下了。我看见开电梯的小服务员把他送上去了。旅馆没有第二个出口。我把那个地方从四面八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他已经落网了，除非他从房顶上逃走。”

“克鲁姆还在那儿放哨吗？”教授问。

“当然了，伙计！”

大米滕拿上钱，跑到咖啡馆去给礼拜二打电话。

“喂，你是礼拜二吗？”

“是，是我。”礼拜二在电话的另一头尖声地说。

“口令埃米尔！我是大米滕。戴礼帽的人住在诺伦多夫广场的克赖德旅馆里。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西方电影院后边的院子里，从左边的大门进去。”

礼拜二把这些话都仔仔细细地记在本子上，又重复了一遍，问：“米滕，你们需要加人吗？”

“不需要！”

“困难不小吧？”

“还可以。那家伙乘上一辆小汽车，我们乘上另一辆，你听清楚了吧，跟在他后面，一直追到他在这儿下了车。他要了一个房间，现在还在楼上呢。说不定他还在那儿东瞧西看，看看有没有人躲在床底下，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玩纸牌呢。”

“他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我们马上就会查出来的。”

“啊，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块呀！你要知道，要是我们假期后的第一篇作文自己出题目的话，那我就可以写这件事了。”

“别人来过电话吗？”

“没，没有。真讨厌。”

“好吧，一会儿见，小礼拜二。”

“先生们，祝你们成功。我还要想说什么来着……口令埃米尔！”

“口令埃米尔！”米滕回答后马上就回到西方电影院的院子里去执行任务。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教授去查哨。

“今天我们一定逮不着他了。”古斯塔夫生气地说。

“如果他马上去睡觉，这对我们来说倒是再好不过的事。”埃米尔说，“假若现在他还在汽车上到处兜风，一兜就是几个钟头，一会儿上饭店，一会儿去跳舞，一会儿又去看戏，或者去干乱七八糟的事——那我们还真得事先借点外国贷款来呢。”

教授回来以后便派米滕哥俩到诺伦多夫广场去当联络员，他只说了几句话。“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如何才能更好地监视那个家伙，”他说，“请大家好好地想一想。”

于是，大家坐在那里想啊，想啊。

这时，一阵自行车铃响，一辆镀镍的小自行车进了院子。车上坐着一个小姑娘，车后站着布洛伊尔。两个人一块喊，“乌拉！”

埃米尔跳了起来，帮助他们两个人下了车，他非常激动地和小姑娘握了手，然后对大家说：“这是我表妹波尼。”

教授客气地把椅子让给波尼，波尼就坐下了。

“唉呀，埃米尔，你这种人真少见，”波尼说，“刚到柏林，马上就拍起电影来啦！我们正想再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去等新城来的火车，你的朋友布洛伊尔就拿着你的信来了。我看，你交的这个朋友可真好。我祝贺你。”

这一句说得布洛伊尔满脸通红，他挺了挺胸。

“哦，对了，”波尼又接着说：“爸爸妈妈和姥姥这会儿正坐在家里绞尽脑汁地在想，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当然，我们刚才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把布洛伊尔领到门前，然后和他溜出来一会儿。但是我得马上回去，要不然他们该到警察那儿报失去了，因为同一天丢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神经可受不了。”

“这是回来的车费，”布洛伊尔骄傲地说，“是我们省下来的。”教授把钱装了起来。

“他们生气了吗？”埃米尔问。

“一点儿也没，”波尼说，“姥姥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嘴里老是说：‘我的外孙子埃米尔要到兴登堡大总统那儿去一下，一直说到爸爸妈妈心里平静下来为止。你们明天有希望抓住那个家伙吗？谁是你们的侦探？’”

“在这儿，”埃米尔说，“就是这位教授。”

“认识你很高兴，教授先生，”波尼说，“我终于认识了一位真正的侦探。”

教授难为情地笑了，还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

“这是我的零用钱，”波尼说，“一共五十五芬尼。你们买点雪茄烟吧。”埃米尔接过了钱。这时候，波尼就象个美皇后似地坐在椅子上，那些男

孩子就象裁判员似的站在她的周围。

“现在我累了，”波尼说，“明天早上我再来。你们在哪儿睡觉呢？天哪，我多么想留在这儿，给你们煮咖啡喝。那该怎么办呢？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应该睡到自己的床上去。只好再见了，先生们！再见，埃米尔！”

她拍了拍埃米尔的肩膀，就跳上了自行车，高高兴兴地按着车铃走了。

男孩子们站着愣了半天没说话。

最后还是教授开了口，他说：

“真该死！”

其他的人完全同意他说的话。

第十一章 潜入旅馆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埃米尔来看望三个前哨，想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替换下来。但是克鲁姆和米滕哥俩说：他们愿意留下。后来埃米尔竟大胆地然而非常小心地走近了克赖德旅馆，在那儿观察情况。过了一会儿，他相当激动地回到了院子里。

“我觉得要出事了。”他说，“我们可不能让旅馆里整夜没有侦探！虽然克鲁姆站在克莱斯特大街拐弯的地方，但是只要他一转脸，格龙德就有可能溜走。”

“你说得好，伙计。”古斯塔夫回答说。“我们能不能直接去找看门的，跟他说：‘您听着，我们可不客气，就坐在楼梯上了。’你自己又不能进楼里去啊。如果那个流氓从门里往外一看，把你认了出来，那么整个戏耍到现在就算白搭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埃米尔回答。

“那是什么呢？”教授问。

“在旅馆里有一个男孩。他专管开电梯一类的事。只要我们当中去一个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就行了，他对旅馆的情况清楚极了，他一定有好办法；

“好，”教授说，“很好，非常好！”教授有一个很滑稽的习惯，他说话的时候总是象在给别人判分数似的。所以他才被称作为教授。

“这个埃米尔！还有这么个主意，那我们就让你当名誉教授吧。真象柏林人一样机灵！”古斯塔夫说。

“你别以为，只有你们才机灵呢！”埃米尔敏感地说。他觉得他热爱新城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反正我们还得比比拳。”

“为什么？”教授问。

“啊，他看不起我的新衣裳。”

“拳可以在明天比，”教授做了决定，“也许明天还比不成呢。”

“他才没这么傻呢，哪里是为了衣裳呀。这样的事我早就见过，伙计，”古斯塔夫和气地说。“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比比看。不过，我得让你知道，我可是本地队的冠军。你小心着点！”

“在学校里，差不多所有重量级的冠军都是我，”埃米尔这样说。

“真厉害，你们这些大力士们！”教授说。“本来我想自己一个人到那边旅馆里去。但是一分钟也不能让你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要不然你们马上就会动起手来了。”

“还是我去那儿吧！”古斯塔夫建议道。

“对！”教授说，“就你去吧！跟那个小服务员说说。可要当心点！也许还能想出点好办法来。你打听一下那个家伙住在哪个房间里，一个钟头以内回来报告情况。”

古斯塔夫走了。

教授和埃米尔来到大门前，他们相互讲到他们老师的情况。后来，教授还给埃米尔介绍了从他们身边开过去的各种国内外汽车的标志，一直讲到埃米尔有点入了门，然后他们就一起吃了夹心面包片。

天已经黑了。各处的灯光广告都亮了起来。高架车隆隆地开过。地铁也在轰轰地响。电车、公共汽车，还有那汽车和自行车的声音，组成了一场喧

闹的音乐会。韦尔茨咖啡馆里奏起了舞曲，诺伦多夫广场旁的电影院里末场电影开始了。许多人你拥我挤地进去了。

“这样一棵大树，就象火车站那边的那棵树，”埃米尔说，“这里的人一定觉得非常少见，是不是？它那副样子看起来象是走迷了路似的。”埃米尔看得入了迷，动了心。他几乎忘记了，他为什么站在这里，他几乎忘记了。他丢了一百四十马克。

“当然，柏林是很伟大的。人们想看电影就看电影。但是我真不知道，我想不想一直住在这里，我们新城有奥伯尔市场、尼德尔市场，连有一个火车站广场。河边上和阿姆泽尔公园里还有游戏场。一共就有这么几个地方。教授，我相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满足了。这儿老是象过忏悔节似的这样闹热吗？老是有成千上万的大马路和广场吗？那我就老得迷路了。你想想看，要是没有你们的话，我就要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这儿了！那我马上就会吓得起一身鸡皮疙瘩“会习惯的，”教授说。“说不定在新城我还受不了呢，”只有三个广场和一个阿姆泽尔公园。”

“会习惯的，”埃米尔说，“柏林是很漂亮，没问题，教授，漂亮极了。”你妈妈对你的要求很严格吗？”这个柏林男孩问。

“我妈妈？埃米尔问，“一点也不。她什么都答应我。但是我不这样做。你懂吗？”

“不懂，”教授坦白地说，“这我不懂。”“真的？那你听着。你们家有很多钱吗？”“这我不知道，我们在家很少说这些事。”

“我想，谁家里很少提钱的事，谁家里就一定有很多钱。”

教授想了一会儿，说：“这是可能的。”

“你瞧，妈妈和我，我们常常说这些事。我们家里钱就是不多。她要不断地去挣钱，这还哪儿也不够用呢。但是每当我们全班去远足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钱总跟别的孩子家里给的一样多。有时甚至还多点呢。”

“她怎么能拿得出来呢？”

“这我就知道了。但是她确实能拿得出来。而我呢，每次都要再带回一半的钱。”

“是她要你这样做的吗？”

“废话！是我自己要这样。”

“噢！”教授说，“原来你们家里这样。”

“是的。是这样。如果妈妈允许我和二楼的普勒茨施去野地里玩到晚上九点钟，那我七点左右就回来了。因为我不愿意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吃晚饭。而她一定要求我和别的孩子在一块儿玩。我也试着这样做过。可是结果呢，本来应该是挺高兴的事也弄得我不高兴了，实际上她还是喜欢我早点回家。”

“不，”教授说。“我们家完全不一样。如果我准时回家，我敢打赌，他们不是在戏院里，就是赴约会去了，我们也很愿意大家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们都各管各的，很少在一起亲亲热热。”

“这正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所以说，我早就不是妈妈怀里那种不懂事的小宝贝了。谁不相信，我就把他扔墙上去。这本来是件很容易明白的事。”

“这回我明白了。”

这两个孩子一言不发地在门洞里站了好长时间。夜晚降临了。星星在天上闪烁着。月亮用一只眼睛斜视看高架车的上空。

教授清了一下嗓子，眼睛望着别处，问埃米尔道：“那么，你的妈妈非

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你的妈妈喽？”

“是的，我们非常相亲相爱，”埃米尔回答。

第十二章 冒名顶替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几个后备队的代表出现在电影院的院子里，他们又带来了好些夹心面包片，好象是上百个饿着肚皮的人等着要吃饭似的：他们到这儿来请求分配新的任务。教授很生气，他说，他们在这儿根本找不到什么事可干，而应该到尼科尔斯堡广场去等电话中心的联络员特劳戈特的命令。

“别恶心人了！”佩措尔德说。“我们完全是好奇，看看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

“另外，我们还以为，你们这儿准碰上什么事了，因为特劳戈特根本就没有来过。”格罗尔德又补充解释了几句。

“还有多少人在尼科尔斯堡广场？”埃米尔问。

“四个，或者三个。”大弗里德里希报告说。

“也可能只有两个呢，”格罗尔德说。

“别问他们了！”教授生气地说，“否则他们还会说，那儿根本没人啦！”

“你别这么嚷嚷好不好，”佩措尔德说，“你给我的算什么差使，”

“我建议，立刻开除佩措尔德，禁止他继续参加追捕活动。”教授跺着脚叫道。

“真抱歉，你们为了我相互吵起来了，”埃米尔说。“我们要象国会那样投票表。我建议，严重警告他一下。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怎么行呢。”

“别这么狂，你们这些下流坯！我反正要走的，这你们知道：“佩措尔德还说了几句相当难听的话，说完就走了。

、都是他撺掇我们来的，要不然我们压根儿也不会到这儿来呀，”格罗尔德说。“策尔来特还留在后备营里呢。”

“别提佩措尔德了，”教授命令道，这时他说话已经完全平心静气了。他使劲地振作一下精神。“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们现在干什么呢？”大弗里德里希问。

“最好是这样，你们先等着，等古斯塔夫从旅馆回来报告情况后再说，”埃米尔建议。

“好吧，”教授说。“那儿不是旅馆的小服务员吗？”

“是的，就是他，”埃米尔证实说。

门洞里站着一个小男孩，身穿绿色制服；头上歪戴着一顶跟制服颜色一模一样的便帽。他向他们招招手，慢吞吞地走过来了。

“他穿这套制服真精神。见鬼！”格罗尔德嫉妒地说。

“你带来了我们的侦探古斯塔夫的消息吗？”教授大声说。

小服务员已经离得很近了，他点点头说：“是的。”

“好呵，谢谢你，有什么消息吗？”埃米尔急不可待地问。

这时，突然一声喇叭响！这个穿着一身绿的小服务员象疯了似地在过道里跳呀笑呀。“埃米尔，我的伙计！”他大声喊道，“你可真傻！”

这明明是古斯塔夫本人，哪里是什么小服务员呢。

“你这个毛头小伙子！”埃米尔开玩笑地骂道。这时，其他人也都笑开了，直到院子里一家人家打开窗户，有人喊道“安静点！”这时他们的笑声才停止。

“真了不起！”教授说。“但是小点声，先生们。古斯塔夫，你过来，”

坐下给我们讲讲。”

“伙计们，这纯粹是演戏。真滑稽。好吧，你们好好听着！我偷偷地钻进了旅馆，看见小服务员站在那儿，我向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朝我走来。于是，我就给他讲了我们的全部经过。从头到尾大概讲了讲。讲到了埃米尔，讲到了我们，还讲到了小偷。我告诉他小偷就住在这个旅馆里，我们一定要盯牢他，明天把钱从他那儿追回来。”

“‘很好，’小服务员说，‘我还有一件制服呢，称穿上，冒充另外一个服务员。’

“‘那门房会怎么说呢？他一定要叱我了，’我回答说。

“‘不会的，他一定同意，’他说，‘因为这个门房就是我爸爸。’

“他怎么对他老子说的，我就知道了。反正我是得到了这件制服，可以在服务员的屋子里过夜，那间屋子正好空着，甚至还可以带个人去。怎么样，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小偷住在哪个房间里？”教授问。

“人家说了半天，怎么一点也感动不了你呀，”古斯塔夫伤心地说。“当然，我不需要干什么活，只要不碍事就行了。小服务员估计小偷住在六十一号房间。于是我就直接上了四楼。这时我就扮演侦探这个角色。当然，一点也不能让人看出来。我藏在楼梯扶手后边监视着。大约半小时以后，六十一号的房门果真开了。你们猜，出来的是谁？我们的小偷先生！他要去——当然，你们肯定知道他要干什么去。下午我已经把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就是他！两撇小黑胡子，两片薄耳朵，月亮光都能透过去，还有一张丑八怪脸，送给我也不要，他刚从——当然，你们也一定知道他刚从哪儿回来！我就一阵旋风似地来到他跟前，毕恭毕敬地问：‘先生，您找什么？旅客先生，您需要什么？’

“‘不，’他说，‘我什么也不需要。噢，有件事！等一下！你告诉门房，让他明天早上八点整叫醒我，六十一号房间。可别忘了！’

“‘不会的，先生请放心吧，’我说，我激动得用手直拧裤子，‘这我不会忘的！八点整六十一号房间电话铃准响！’他们那儿是用电话来叫醒人的。他和气地点点头就睡觉去了。”“好极了！”教授极其满意，其他人也相当满意。“从明天八点起，我们就要隆重地等候他了。接下去继续进行追捕。这回就该逮住他了。”“那他就完蛋喽，”格罗尔德说。

“可不许给他献花圈，”古斯塔夫开玩笑地说。“现在我走啦。我得替十二号房间发一封信，还可以捞到十五芬尼小费呢。这种差使干干倒不错。小服务员有时一天能挣十马克小费呢。这是他自己讲的。那么，我明天七点左右起来，记着准时叫醒那个流氓。然后我再到这儿来。”

“亲爱的古斯塔夫，我非常感谢你。”埃米尔郑重其事地说。“现在不会出什么事了。明天就能抓住他了。现在大家可以放心地去睡觉了，教授，是不是？”“是的。大家都回去吧，好好睡他一觉。明天早上八点整，你们都到这儿一来。谁还能弄到点钱的话，就弄点来。现在我还要给礼拜二打电话，让他把早上来报到的那些人，作为后备队再集合起来。也许我们还得采取围攻的办法呢，现在还说不准。”

“我和古斯塔夫一块到旅馆去睡觉，”埃米尔说。

“走吧，伙计！你一定会十分满意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旅馆！”

“我先打个电话，”教授说。“然后我也回趟家，把策尔莱特打发回去，

要不然，他一定会在尼科尔斯堡广场等待命令，到明天早上也不会离开那儿。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警察局长先生，”古斯塔夫笑着说。

“明天早上八点整在这院子里集合，格罗尔德说。

“带点钱来，”大弗里德里希提醒大家。

大家一本正经地握了握手，互相告别了。一些人回家去了。古斯塔夫和埃米尔进了旅馆。教授横穿过诺伦多夫广场，到雄鸡咖啡店去给礼拜二打电话。

一小时以后大家都睡觉了。大多数人都睡在自己的床上，两个人睡在克赖德旅馆五楼服务员的屋子里。还有一个人守在电话机旁。坐在他爸爸的靠背椅里。他就是礼拜二。他没有离开他的岗位。特劳戈特回家去了。但是礼拜二没有离开电话机。他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还梦见跟别人通了四百万次电话。

半夜里，他爸爸妈妈看完戏回来了。当他们看见儿子睡在椅子里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

妈妈把他抱起来放在他的床上。他身子抽搐了一下，睡梦中还在喃喃自语地说：“口令埃米尔！”

第十三章列队“欢送”

六十一号房间的窗口正对着诺伦多夫广场，第二天早晨，当格龙德一边梳头一边往楼下看的时候，他发现好多孩子在街上转来转去。起码有二十多个孩子在对面广场的草坪上踢足球。还有一些孩子在克莱斯特大街上闲逛。在地铁入口处也站着不少孩子。

“大概是放假了吧？”他一边系着领带，一边生气地自言自语。

这时教授正在电影院的院子里召开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会上他破口大骂：“我们白天黑夜绞尽脑汁地想方设法抓住那个家伙，可你们这些笨蛋却把整个柏林都动员起来了！是我们需要观众吗？还是我们要拍什么电影？如果这个家伙从我们这儿逃掉了的话，那你们得负责，你们这些爱多嘴的家伙！”

那些人虽然耐心地站在他周围听着他骂，但是看得出来，他们绝对不能忍受这种过分激烈的责备。只忍了一会儿，格罗尔德便开口说：“教授，你别激动。反正我们把小偷抓住就行了。”；“你们这帮死顽固，都给我出去！你们出去的时候至少要做到不能太引人注意。而旅馆的事根本用不着你们去管。明白了吗，开步——一走！”孩子们都退了出去。院子里只剩下侦探了。

“我从门房那儿借了十个马克，”埃米尔说。“一旦那个家伙逃跑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钱来追捕他。”

“干脆把外边那些孩子打发回家吧，”克鲁姆建议。

“你真以为他们会走吗？即使诺伦多夫广场裂成两半，他们也不会走的，”教授说。

“只有一个办法，”埃米尔说。“我们得改变一下计划。我们不能再用侦探来包围格龙德的办法，而必须使劲追他。而且要让他发现我们在追他。从四面八方，让所有的孩子都来追。”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教授说。“我们最好是改变一下战术，把他紧紧包围，逼得他不得不投降。”

“太妙了！”格罗尔德喊道。

“对他来讲，还是把钱交出来的好，要不然，差不多上百个孩子老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转来转去，大喊大叫的，最后弄得全城人都跑出来，警察把他抓去，这多难看啊，”埃米尔这样认为。

其他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全都点点头，正在这时，大门口车铃响了！波尼容光焕发地骑着车到院子里来了。早上好，各位侦探，’抛一边大声说着，一边从车上跳下来，向埃米尔表哥、教授和其他人间好，然后取下一个捆在车把上的小篮子。“我给你们带咖啡来了，还有几个黄油小面包！”她尖声尖气他说，“嘿，我还拿来一个干净的杯子呢。哎呀，杯子把掉了！这下该倒霉了！”

孩子们虽然全都吃过早点了，埃米尔也在克赖德旅馆：里吃了，但谁也不想让波尼扫兴。于是他们就用这个掉了把的杯予喝牛奶咖啡，吃面包，那副样子就象是四个星期没吃过东西似的。

“真是好吃了！”克鲁姆大声说。

“小面包多松软呀，”教授：一边吃着一边嘟嚷着。“真的？波尼问。“是啊，是啊，家里有个女人，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是家里，而是院子里，”格罗尔德纠正了波尼的话。

“舒曼大街家里怎么样啊？”埃米尔问。

“挺好，谢谢。姥姥特别要我向你问好。你快回去吧，要不然就罚你每天吃鱼。”

“呸，见鬼，”埃米尔自言自语地说，还做了个鬼脸。

“你为什么说‘呸，见鬼’呢？”小米滕问。“鱼可是好吃的东西呀。”大家都惊奇地瞧瞧他，因为他从来不爱说话。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赶紧藏在他哥哥背后。

“埃米尔一口鱼也不能吃。他只要尝一口马上就吐出来，”波尼说。

他们就这样聊着天，情绪可好啦。男孩子们表现得特别殷勤。教授推着波尼的自行车。克鲁姆去冲洗暖水瓶和杯子。大米滕把小面包纸整整齐齐地折起来。埃米尔又把篮子捆在车把上。格罗尔德检查车胎里还有没有气。波尼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唱着歌，还讲着各种各样的事。

“停止！”她突然大声说，一条腿站在地上。“我倒还想问点事！外边诺伦多夫广场上那么多孩子想干什么呀？就象是假期露营似的。”

“他们听说我们追捕罪犯，很好奇，都想来参加，”教授说。

这时，古斯塔夫从大门外跑进来，大声按着喇叭。喊着：“快走！他来了！”大家都想冲出去。

“注意！听着！”教授喊道。“我们要把他包围起来。让他的后边是孩子，前边是孩子，左边是孩子，右边也是孩子！明白了吗？其他的命令我们半路上再发。开步——走！”

他们奔着，跑着，跌跌撞撞地出了大门，就剩下波尼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好象受了侮辱似的。不一会儿，她也跳上她镀镍的小自行车，象她姥姥一样地嘟嘟囔囔：“我不喜欢这样的事。我不喜欢这样的事！”说完她就骑上车跟在男孩子们的后边走了。

这时，戴礼帽的人刚走到旅馆门口，慢慢地下了台阶，转身朝右边克莱斯特大街方向走去。教授，埃米尔和古斯塔夫很快地把紧急命令在一群群的孩子中间传开来。三分钟以后格龙德就被包围了。

他十分惊奇地朝周围看看，只见孩子们聊着天，笑着，打打闹闹的，步子走得跟他一样快。有的人还使劲盯着他，弄得他很尴尬，他的眼睛只好朝前看。

唿——！一个球紧擦着他的脑袋飞过去。他吓了一跳，赶紧加快了脚步。这时，孩子们也同样加快了脚步。他想赶快拐到一条横街上去。可那儿正好也有一群孩子朝他涌了过来。

“伙计，你看他那张脸，好象老是要打喷嚏似的，”古斯塔夫大声说。

“你走到我前面来一点，”埃米尔说，“现在还是不要让他认出我来。现在就让他认出来还大早。”古斯塔夫象个力大无比的拳击手似的，挺着肩膀走到埃米尔前面。波尼高高兴兴地按着车铃跟在队伍的旁边。

戴礼帽的人显然是心慌了。他想不出将会遇到什么事，于是便大步往前走。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他终究逃不脱他的敌人的包围。

突然，他象钉住了似的站在那儿，猛一转身又朝他来的那条街跑回去。于是，所有的孩子也跟着转回去了现在；队伍的头尾调了一个个儿，继续往前走。

这时一个男孩——克鲁姆——跑过来挡住了这个家伙的路，弄得他差点

摔一跤。

“你要干吗，小流氓？”他大声喊起来。“我马上叫警察去！”

“好啊，请您叫去吧！”克鲁姆大声说。“我们早就等着呢。喂，您叫警察去呀！”

恰恰相反，格龙德根本不想去叫警察。他越来越感到莫名其妙。他显然是害怕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跑才好。这情景所有窗户里的人都看见了。商店的女售货员和她们的顾客也跑到店门口，打听出了什么事。要是这会儿来个警察的话，这出戏就可以收场了。

这时，他看见路旁有一家商业私人银行分理处，便突然计上心来。他冲破孩子们的包围圈，向分理处大门跑去，一下子就不见了。

教授冲到门前，大声喊道：“古斯塔夫和我跟进去！埃米尔暂时留在这儿，等我们的信号。古斯塔夫的喇叭一响，就可以进军啦！埃米尔就带十个人进来。埃米尔，趁这时候，你挑出合适的人来。这将是一件很难办的事！”

随后，古斯塔夫和教授也进了大门。

埃米尔激动得耳朵里嗡嗡直响。现在就要决定胜负了！他把几个人叫到身边，有克鲁姆、格罗尔德、米腾哥俩，还有其他几个人，并命令剩下的大部分人散开。

但是，孩子们只是离开了银行几步路，再也不肯往远走了。他们决不会放过眼前就要发生的事。

波尼请一个男孩给她扶着自行车，自己走到埃米尔跟前。

“我来了，”她说。“鼓起勇气来，现在情况严重了。噢，天哪，我真紧张，紧张透了。”

“你以为我不紧张吗？埃米尔问。”

第十四章 别针立功

当古斯塔夫和教授进银行的时候，那个戴礼帽的人已经站在挂着“存款——取款”牌子的柜台前面，焦急地等着轮到他。因为那位银行出纳员正在打电话。

教授站到小偷身旁，象猎犬那样注意着他的动向。古斯塔夫站在小偷的后面，他把手插在裤袋里，随时准备着按喇叭。

过了一会儿，那位出纳员来到柜台前，问教授有什么事。

“谢谢，”教授说，“这位先生在我前面。”

于是，出纳员就问格龙德：“您存钱还是取钱？”

“劳驾，请您把一张一百马克的票子给我换成两张五十马克的，再把四十马克换成硬币，可以吗？”他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一百马克和两张二十马克的票子，放在柜台上。

出纳员拿起了三张票子，就朝钱柜走去。

“等一下！”教授大声喊起来，“他这钱是偷来的！”

“什……什么？出纳员转过身来吃惊地问；坐在别处算帐的银行职员也都停止了工作，一下子站起来，好象被蛇咬了一口似的。

“钱根本不是这位先生的，他是从我的一个朋友那儿偷来的。他想把钱换掉，好让别人无法证明这钱是他偷的，”教授给大家解释说。

“我一辈子还没碰到过这么不要脸的，”格龙德说，然后转向出纳员，说：“对不起！”说完就给了教授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打我也没有用，事实总归是事实。”教授说着就住格龙德肚子上一撞，撞得他不得不扶住柜台。这时候古斯塔夫使劲按了三声喇叭。银行职员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好奇地跑到出纳台前。银行分理处主任也气呼呼地从他的办公室里冲出来了。

正在这时候，从门口跑进来十个男孩，埃米尔打头；把那个戴礼帽的团团围住了。

“真见鬼，这些皮孩子闹什么来了？”主任大声喊着。

“这些无赖竟说，刚才我请您的出纳员兑换的钱，是我从他们当中一个人那儿偷来的，”格龙德说，他气得直哆嗦。

“的确是这么回事！”埃米尔一步跳到柜台前，大声地说。“昨天下午，在新城到柏林的火车上，他趁我睡觉的时候，偷了我一张一百马克，两张二十马克的钞票。”

“那么你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吗？”出纳员严肃地问。

“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柏林，昨天从早到晚都在城里。”小偷说着，还客气地笑了一下。

“该死，你瞎说！”埃米尔喊起来，差点给气哭了。

“那么你能证明这位先生就是和你坐同一个车厢的那个人吗？”主任问道。

“他当然不能喽，”小偷漫不经心地说。

“如果你说只有你一个人和他坐在车上，那你就一个证人也找不到了。”有一个银行职员说。这时埃米尔的伙伴们脸上都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不！”埃米尔大声说，“不！我有一个证明人，她叫雅各布太太，是大格吕瑙人，她最初跟我们坐在一个车厢里，后来下车了。她还托我向新城

的库尔茨先生问好呢！”

主任对小偷说，“看来您必须证明自己当时不在场。您能证明这一点吗？”

“当然可以，”他说。“我住在那边克赖德旅馆里……”

“你是昨天晚上才住进去的，”古斯塔夫说。“我偷偷钻到那里边当过开电梯的，我了解情况，你这个家伙！”

银行职员都笑了，大家对这个男孩很感兴趣。

“我们最好是把这笔钱暂时保存在这儿。您贵姓？”主任问，同时从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想记下他的姓名和地址。

“他叫格龙惠！埃米尔说。

戴礼帽的人大声笑起来，他说：“您瞧，这不是搞错人啦。我叫米勒。”

“他撒谎都不脸红！在火车上他还告诉我他叫格龙德呢，”米尔气呼呼地说。

“您有身份证吗？”出纳员问。

“很遗憾，不在身边，”小偷说。“要是您能等一会儿的话，我马上到旅馆去取来。”

这家伙还在继续撒谎呢！反正这是我的钱，我非要回来不可，”埃米尔说。

“是的，笔钱即使是你的；我的孩子，”出纳员说，“事情也不能这么简单呀！你怎么能证明这是你的呢？也许票子上面有你的名字，或者你记住了票子上的号码？”

“当然没有，”埃米尔说。“谁会想到钱会被人偷呢？但是，不管怎么说，钱是我的，您听见了吗？是我妈妈让我把这钱带给姥姥的；姥姥就住在这儿舒曼大街十五号。”“是不是哪张票子上缺一个角，或者有其他特殊记号？”

“不，我不知道。”

“好吧，各位先生，我以我的名誉担保：这钱确实是我的。我是不会偷小孩钱的！”小偷这样说。“住嘴！”埃米尔突然大喊一声，气得跳了起来；好象他的身体上下子变得这么轻了。“住嘴！我在火车上：把钱用一个别针别在上衣里边了。所以，三张票子上一定还能看出针眼！”

出纳员把钱对着亮光仔细地看。其他的人也都紧张得屏住了气。

小偷往后退了一步。银行分理处主任激动地用手指在桌上敲来敲去。

“这个男孩说得对，”出纳员喊起来，激动得脸色煞白，“票子上确实有针眼！”

“这儿还有别针呢，”埃米尔一边说着，一边很神气地把别针放在桌子上。“我的手还给它扎出血来了！”这时，小偷闪电般地转过身来，把周围的孩子向两边一推，他们就都摔倒了，他自己乘机穿过房间，拽开门，就跑了。

“追上他！”主任喊道。

大家都朝门口跑去。

当人们跑到大街上的时候，至少有二十个孩子已经把小偷包围了。有的抱住他的腿，有的拉住他的胳膊，还有的揪住他的上衣。他象发疯似的拼命挣扎。但是孩子们一点儿也不放松。

正在这时候，从老远跑来一个警察，他是波尼骑着小自行车去叫来的。

银行分理处主任郑重地请求警察，把这个一会儿叫格龙德，一会儿又叫米勒的家伙抓起来，因为他可能是火车上的小偷。

出纳员请了假，拿了钱和别针，跟着一道走了。嗨，这真是大队人马啊！有警察，有银行职员，小偷夹在中间，后面跟着九十到一百个小孩！就这样，他们直向派出所走去。

波尼骑着她的镀镍的小自行车跟在队伍旁边，向着得意洋洋的埃米尔表哥点点头，大声说：“埃米尔，我的小伙子！我赶快骑车回家，给他们讲讲这出戏。”

埃米尔也向她点了点头，说：“吃午饭我就到家啦！问大家好！”

波尼又说：“你们看起来象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象是学校里大队人马去远足！”说完，她就使劲按着车铃，拐了弯，回家去了。

第十五章 拜访局长

这个队伍一直开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警察向派出所所长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埃米尔对这个报告做了些补充。然后所长就问他，他什么时候出生的。在哪儿出生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所长把埃米尔说的全给记下来了，是用墨水记的。

“您贵姓？”所长问小偷。

“基斯令，”这个家伙说。

这下子孩子们——埃米尔、古斯塔夫和教授——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给了所长一百四十马克的那位银行职员，也跟着他们一块笑了起来。

“伙计，你真不要脸！”古斯塔夫说。“最初他叫格龙德，后来叫米勒，现在又叫基斯令！我可真想知道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安静！”所长说。“我们会问出来的。”

格龙德——米勒——基斯令先生还说了他目前的住址——克赖德旅馆。此外还说了出生年月和籍贯。他没有身份证。

“昨天没到这里之前您在哪儿？”所长问。

“在大格吕瑙，”小偷说。“他又撒谎了，”教授大声说。“安静！”所长说。“我们会问出来的。”

银行职员问所长，他能不能回去。所长同意了，并对他的来访做了记录。然后他亲切地拍拍埃米尔的肩膀，就走了。

“基斯令，昨天下午您在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偷了新城的小学生埃米尔一百四十马克没有？”所长问。

“是的，”小偷无精打采地说。“我也稀里糊涂的，事情来得非常突然，这个男孩躺在角落里睡着了。这时信封从他身上掉出来了。我就把它捡了起来，我只是想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正巧我没钱花——”“你这个骗子！”埃米尔大声说。“我把钱放在上衣兜里别得牢牢的，不可能掉出来！”

“他一定不缺钱花，要不然埃米尔的钱怎么会原封不动地在他的口袋里呢。偷了埃米尔钱以后，他坐了汽车，又吃鸡蛋，又喝啤酒，他都得付钱，”教授说。

“安静！”所长说：“我们会问出来的。”

他把讲的话全记下来了。

“也许您可以放我出去了吧，所长先生？”小偷一边问，一边还假装客气地斜着眼睛看了看。“我承认偷了东西。您也知道我的地址。我在柏林有些业务上的事要去处理一下。”

“太不要脸了！”所长严肃地说，同时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说在他的地段里抓住了一个在火车上偷东西的人，让局里派辆车来。“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呢？”埃米尔关心地问。

“到了警察局以后，”所长说。“你们现在马上到那边去，到了那儿事情就都解决了。”

“埃米尔，我的伙计！”古斯塔夫小声说，“这回你可要坐囚车上亚历山大广场去了！”

“胡说八道！”所长说。“蒂施拜因，你有钱吗？”“有！”埃米尔说。

“是男孩子们昨天凑起来的。克赖德旅馆的门房还借给了我十个马克。”

“真是地地道道的小侦探！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所长咬着牙说，可

是这声音听起来倒挺和气的。“那么这样吧，蒂施拜因，你乘地铁到亚历山大广场去，在刑警长鲁尔那那儿报个到。下边的事到了那里就知道了。在那儿你就可以拿到钱了。”

“我可以先还给门房十个马克吗？”埃米尔问。

“当然喽。”

几分钟以后，囚车来了。格龙德一米勒一基斯令先生只好上了车。所长交给车里的警察一份书面报告和一百四十马克。还有那根别针。然后囚车就开走了。大街上的孩子朝着小偷的背后喊呀，叫呀，但是他一动也不动。也许他还挺得意呢，因为他可以坐私人小汽车了。

埃米尔跟所长握握手，向他表示感谢。后来，教授告诉等在派出所前面的孩子们，到了警察局，埃米尔就可以拿到钱了，追捕也就结束了。于是孩子们便成群结伙地回家了。只剩下几个比较要好的伙伴陪埃米尔到旅馆去，到诺伦多夫广场火车站去。他请伙伴们下午给礼拜二打一个电话，小家伙就可以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了。埃米尔非常希望回新城之前再见见伙伴们。虽然钱还没拿到手，他已经对他们的帮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们也将得到为他凑的那些钱。

“你敢还给我们钱，你就等着挨揍吧，伙计！”古斯塔夫大声说。“另外，咱们还要比拳呢！为了你那件可笑的衣裳。”

“啊，伙计！”埃米尔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古斯塔夫和教授的手，“现在在我的情绪多么好啊！咱们最好别比了。我感动得舍不得把你打倒在地，叫你起不来。”

“要是情绪不好，你也赢不了啊，你这坏家伙！”古斯塔夫说。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到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局去了。在警察局里，他们穿过了好几条走廊，走过了不知多少个房间，最后才找到了刑警长鲁尔耶。“他正在吃早饭。埃米尔对他说了自己的姓名。“啊哈！”鲁尔那先生一边说着，边嚼着嘴里的东西。“埃米尔·施图尔拜自 少年业余侦探，我从电话里已经知道了。刑事警察局局长正等着你呢。他要和你谈谈。跟我来吧！”“我姓蒂施拜因，”埃米尔纠正他说的话。

“不管它是上衣还是裤子，在我看来反正都一样，”鲁尔耶先生说着，又咬了一口夹心面包片。“我们在这儿等着你，”教授说。古斯塔夫朝着埃米尔喊道“伙计，快点！一看见别人嚼东西，我的肚子马上就饿了。”

鲁尔耶先生走过了好几条走廊，左一拐，右一拐，再往左一拐，就到了。他在一个门上敲了敲，里边有人说：“请进！”鲁尔耶先生把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嘴里边嚼边说：“局长先生，小侦探来了。他叫埃米尔·菲施拜因，已经知道了。”

“我姓蒂施拜因，”埃米尔强调说。

“这名字也怪好听的，”鲁尔耶先生说完，一下子就把埃米尔推到屋里去了。

刑事警察局局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让埃米尔在一张舒适的沙发椅上坐下，并让埃米尔把追捕小偷的故事从头至尾详详细细他讲一遍。最后警

施图尔拜因 (Stunhlbein) 的意思是：椅子腿。警长鲁尔耶没有记住埃 米尔的名字，所以把他的名字叫错了。

这次，鲁尔耶又把埃米尔的名字说错了。菲施拜因 (Fischbein) 的意 思是：鲸须。

察局长郑重其事地说：“好吧，现在你可以拿到你的钱了。”

“谢天谢地！”埃米尔舒了一口气，并把钱装了起来。装的时候还特别地小心。

“别再让人把你的钱偷去啦！”

“不会！绝对不会！我马上交给姥姥！”

“对！我还差点忘了一件事。你还得给我一个你在柏林的住址。你还要在这儿呆几天吧？”

“我想呆几天，”埃米尔说。“我住在舒曼大街十五号。住在海姆家。我姨夫姓这个姓。姨妈也姓这个姓。”

“你们这些孩子干的可真棒啊，”局长一边说，一边点上一支粗粗的雪茄烟。

“一点不假，他们干得好极了！”埃米尔激动地大声说。“随身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教授、小礼拜二，还有克鲁姆和米膝哥俩。所有的人都干得很漂亮。和他们一起干实在是痛快。特别是教授，他可是个机灵鬼！”

“是呀，可你也不是胡椒面饼捏的呀！”局长说完，嘴里还吐了口烟。

“局长先生，我还想问问——现在拿格龙德怎么办呢？这个小偷到底姓什么呀？”

“我们已经把他带到技术鉴定科去了。在那儿给他照个相。取下他的指纹。然后我们再把他的用片和指纹与我们档案卡片中的照片比较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把所有曾经判过刑的人都给照了相。我们还有那些没逮着的和正在侦缉中的犯人的指纹和脚印等等。因为偷你钱的那个人，以前还可能犯过其他的偷窃或者破门撬锁的罪行，对不对？”

“对。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一点！”

“等一等，”这位和气的局长说，因为电话铃响了。“是的……对您来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您到我房间来一趟吧……”他在电话里说。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又对埃米尔说：“现在有几位报社的先生马上就要来了，他们要采访你。”

“这是什么意思呀？”

“采访就是问你问题。”

“不行！”埃米尔大声说，“那我不就要上报纸了吗？”

“也许会的，”局长说。“如果一个小学生抓住了一个小偷，那他就会出名的。”

这时有人敲门。走进来四个人。局长和他们一一握了手，简单他讲了讲埃米尔的经历。这四个人一边听，一边用心地记了下来。

局长讲完后，一位记者说：“乡下孩子当侦探，真不简单！”

“大概您想聘请他当您的外勤吧？”另外一个记者笑着建议说。

“那你为什么不马上找个警察，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呢？”第三个人问。

问得埃米尔害怕起来了。他想起了警长耶施克，又想起了那场梦。现在可是性命交关的时候。

“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局长鼓励他说。

埃米尔耸耸肩说：“好吧！因为我在新城的时候，往卡尔大公爵纪念碑的塑像上画了一个红鼻子和两撇小胡子。局长先生，请您把我抓起来吧！”

这时，五个人都笑了，脸上并没有显出很惊奇的样子。局长说：“埃米

尔，可不能把我们最好的侦探中的一个关到监狱里去呀！”

“是吗？真的不会吗？嘿，那我就太高兴了，”埃米尔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朝一个记者走去，问：“您还认识我吗？”

“不认识，”这位先生说。

“您昨天还在一百七十七路电车上给我付了车票钱呢，因为我没钱。”

“对！”这位先生大声说。“现在我想起来啦。当时你还问我的地址，要还我钱呢。”

“您现在就要吗？”埃米尔一边问着，一边就从裤子兜里掏出十个芬尼。

“别胡闹了，”这位先生说。“亏你想得出来。”

“当然应该还，”这个男孩解释说。“借了钱我总是要还的。我叫埃米尔·蒂施拜因。”

“我姓克斯特纳，”这位记者说完，他们俩就握了握手。

“真是太巧了！”局长大声说，“原来你们认识！”

“埃米尔，你听着，”克斯特纳先生说，“你到我的编辑部去一下好吗？现在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奶油点心。”

“我可以请您吗？”

“真是一个逞强的孩子！”先生们都高兴得笑了。

“不用，还是让我来付钱吧，”克斯特纳先生说。

“好吧，”埃米尔说。“不过教授和古斯塔夫还在外边等着我呢。”

“我们当然要带上他们喽，”克斯特纳先生说。

其他几位记者还有各种问题要问埃米尔，他都给他们做了详细的回答。他们又记了下来。

“这个小偷会不会是个新手呢？”他们当中有人问。

“我不相信，”局长回答说，“说不定还会有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事呢。先生们，一个钟头以后，请您们无论如何再给我打个电话。”

大家互相告别了。埃米尔跟着克斯特纳先生回到了刑警长鲁尔耶那里。他嘴里还一直嚼着东西，他说：“啊哈，小子贝尔拜因！”

“蒂施拜因，”埃米尔说。

后来克斯特纳先生带着埃米尔、古斯塔夫和教授坐在一辆汽车里，先朝一家小吃店开去。半路上，古斯塔夫按起了喇叭。使克斯特纳先生吓了一跳，孩子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在小吃店里，孩子们非常开心，他们吃着涂了厚厚一层奶油的樱桃蛋糕，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尼科尔斯堡广场的作战会议，乘汽车追捕小偷，在旅馆里的那一夜，古斯塔夫冒充开电梯的，银行里的一场丑剧。最后克斯特纳先生说：“你们真是三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他们听了非常得意，接着又吃了一块蛋糕。

吃完点心以后，古斯塔夫和教授乘公共汽车走了。埃米尔答应下午给礼拜二打个电话，他跟着克斯特纳先生到编辑部去了。

报社的房子真大，几乎和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警察局一样大。走廊上人来人往，就象是在举行障碍赛跑似的。

他们来到一个房间里，里边坐着一位漂亮的金黄色头发的小姐。克斯特纳先生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口述着埃米尔讲过的事情，让这位小姐用打字机打下来。有时候他停住脚步，问问埃米尔：“对吗？”埃米尔点头以后，

这回，警长鲁尔耶又把埃米尔的名字叫错了。于贝尔拜因（berbein）的意思是：骨瘤。

他又继续口述下去。

后来，克斯特纳先生还给刑事警察局局长先生打了一次电话。

“您说什么？”克斯特纳先生说。“是啊，这实在太妙了……我还要跟他讲吗？……噢，是这样，还有呢？……这我太高兴了……谢谢您……这将是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他挂上了电话，打量着这个男孩，好象压根儿就没见过似的。他说：“埃米尔，快跟我来！我们要给你照像啦！”

“是真的吗？”埃米尔惊奇地说。反正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于是就跟着克斯特纳先生上了四楼，来到一个有很多窗子，非常明亮的大厅里。他先梳了梳头发，然后就照了像。

接着，克斯特纳先生又领他到排字车间去——这里边是一片噼哩啪啦的响声，就象是上千架打字机同时在工作似的——克斯特纳先生把漂亮的金发小姐打下来的那几页东西交给了一个人，并且说，他马上就回来，因为这件事十分重要，不过他得先把这个孩子送到姥姥家去。

他们乘电梯到了底层，来到报社楼前。克斯特纳先生叫来了一辆汽车，让埃米尔坐上去。尽管埃米尔不同意，他还是把钱给了司机，并对司机说：“请您把我的这位小朋友送到舒曼大街十五号。”

他们热烈地握了握手。克斯特纳先生说：“你回家的时候，代我向你妈妈问好。她一定是位很可亲的妇女。”

“当然啦。”埃米尔说。

当汽车开动的时候，克斯特纳先生大声说：“还有一件事，我的孩子，看看今天下午的报纸，你一定会吃惊的！”

埃米尔转过身来挥挥手。克斯特纳先生也挥了挥手。

汽车飞快地拐弯了。

第十六章 派人问候

汽车已经开到了菩提树大街。这时埃米尔敲了三下玻璃窗。汽车停住了。埃米尔问：“司机先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到了？”

“是的，”司机说。

“对不起，我要给您添麻烦了，”埃米尔说，“我得先到皇帝大街去一趟。到约斯蒂咖啡馆去。因为我给姥姥带的花还在那儿呢，箱子也在那儿。劳驾您了，可以吗？”

“什么叫劳驾呀？只是已经给我的钱不够了，你还有钱吗？”

“司机先生，我有钱。我一定要把花拿回来。”

“那好吧，”司机说。说完他就开起汽车，往左拐弯，穿过勃兰登堡门，沿着绿树成荫的动物园，朝诺伦多夫广场开去。埃米尔觉得，现在总算是太平无事了，那位司机看上去心眼好多了，也和气多了。但是为了小心起见，他还是把手伸进胸前口袋里摸了摸。钱还在。

然后他们又朝莫茨大街开去，直开到大街的那一头，才向右一拐，在约斯蒂咖啡馆前面停了下来。

埃米尔下了车，走向柜台，请女服务员递给他箱子和花。他拿到东西，向服务员道谢以后，又上了汽车，说：“好了，司机先生，这回到姥姥家去吧！”

他们掉转车头，往回开了很长一段路，越过施普雷河，穿过两旁全是灰色房屋的十分古老的大街。埃米尔真想把这个地方再仔细看看。但是就象中了魔一样，箱子老是要倒下去。它刚站住几分钟，风又吹得包花的白纸沙沙响，纸也给吹破了。埃米尔只得小心地看好，别让花给吹跑了。

这时司机一刹车，汽车就停了下来。舒曼大街十五号到了。

“喂，我们到了，”埃米尔说着就下了车。

“我还要给您钱吗？”

“不用啦。反倒要找给你三十芬尼呢。”

“绝对不要！”埃米尔大声说。“您拿去买几支雪茄烟抽吧！”

“好孩子，我嚼烟，不吸雪茄，”司机说完就开车走了。

这时埃米尔上了四楼，在海姆家的门上按按电铃。门里边大声嚷嚷起来。紧接着门就开了。姥姥站在那儿，一把抓住了埃米尔，亲完了他的左脸蛋儿，又拍拍他的右脸蛋儿，拽着头发就把他拉进家里去了，嘴里还大声说着：“哎呀呀，你这个坏小子！哎呀呀，你这个坏小子！”

“听说你干了件漂亮的事，”玛尔塔姨妈高兴地说，并和他握了握手。波尼戴着她妈妈的围裙，用胳膊肘冲着埃米尔，尖着嗓子说，“当心！我的手是湿的。我正在洗碗呢。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啊！”

这时，他们全都走到房间里去了。大家让埃米尔坐在沙发上。姥姥和玛尔塔姨妈仔细地看着他，好象他是提香画的一幅非常珍贵的画似的。

“你拿到钱了吗？”波尼问。

“当然啦！”埃米尔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三张钞票，把一百二十马克给了姥姥，并说：“姥姥，这是给你的钱。妈妈向你问好。你可别生气啊，头几个月她一个钱也没给你寄，是因为生意不太好。所以这次就比平常多给你

点钱。”

“谢谢你，我的好孩子，”老太太回答说，同时又还给他二十马克，说：“这是姥姥给你的！因为你这个小侦探真能干。”

“不，我不要。我兜里还有妈妈给我的二十马克呢。”

“埃米尔，要听姥姥的话。快，把它装起来！”

“不，我不要这钱。”

“你这人！”波尼大声说。“我可用不着让人家对我说两遍！”

“不，我不想要。”

“要么是你收下钱，要么是把气气得生了关节炎，”姥姥说。

“快，把钱拿去吧！”玛尔塔姨妈说着就把钱塞进他的口袋里。

“好吧，随你们便吧，”埃米尔心里不大痛快地说。“谢谢姥姥。”

“我还得谢谢你呢，我还得谢谢你呢，”姥姥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抚摸着埃米尔的头发。

然后埃米尔把那束花递给了姥姥。波尼拿过来一只花瓶。可是等人们把花打开一看，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简直成了干菜啦！”波尼说。

“从昨天下午起，这些花就没得到水，”埃米尔伤心地解释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昨天我和妈妈从施塔姆家买来的时候，花还很新鲜呢。”

“我相信，我相信，”姥姥说完就把蔫了的花放进了水里。

“也许这花还会直起来的，”玛尔塔姨妈安慰地说。

“现在让我们吃午饭吧。姨夫晚上才回家呢。波尼，摆桌子！”

“是！”小姑娘说，“埃米尔，你猜吃什么？”

“猜不出来。”

“你最爱吃什么？”

“火腿通心面。”

“对啦。这回你可知道吃什么了吧！”

本来埃米尔头一天就吃过火腿通心面了。但是，人们爱吃的东西天天吃都吃不厌，这是第一；第二，埃米尔觉得，自从在新城妈妈身边吃最后一顿午饭到现在，好象至少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似的。于是他就把通心面大口大口地干掉了，就象是在狠狠地揍格龙德——米勒——基斯令一样。

饭后，埃米尔和波尼到街上去了一会儿，因为埃米尔想试试波尼镀镍的小自行车。姥姥躺在沙发上。玛尔塔姨妈在炉子上烤苹果饼。她的苹果饼全家人都喜欢吃。

埃米尔在舒曼大街上骑着车。波尼跟在他后边跑，使劲地抓住车座子，她认为一定得这样，要不然表哥就该摔倒了。过了一会儿埃米尔只好下来了；波尼就骑上去，在他面前一会儿转个圆圈，一会儿骑个“3”字，一会儿又骑个“8”字。

这时，一个提着皮包的警察朝他们走来，他问：“小孩，海姆家是住在十五号里吗？”

“是啊，”波尼说，“就是我们家。请等一会儿，少校先生。”她把自行车锁到地下室里去。

“出什么坏事了？”埃米尔问。他还老是想那个该死的那施克。

“正相反。你是小学生埃米尔，蒂施拜因吗？”

“是的。”

“好啊，你可以好好地庆祝一番了！”

“谁过生日啊？”波尼刚回来就问。

警长什么也没讲，就径直上了楼。玛尔塔姨妈领他进了屋。姥姥醒了，她坐起来，感到很好奇。埃米尔和波尼站在一旁，心里很紧张。

“事情是这样的，”警长说，同时打开了公文包。“小学生埃米尔·蒂施拜因今天早上抓住的那个小偷，就是四周以来一直在追捕中的那个从汉诺威窜来抢劫银行的盗窃犯。这个强盗偷了一大笔钱，我们技术鉴定科证实了他有罪。他也认罪了。大部份钱已经找回来了，他把这些钱缝在了衣服里子上。全是一千马克一张的票子。”

“哎呀，真没听说过！”波尼说。

警长继续说：“十四天前银行出了一笔酬谢金，谁捉住了这个家伙就可以得到这笔钱。因为你，”他转身对埃米尔说，“捉到了这个人，所以你就该得到这笔钱。警察局长先生向你问好。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奖励你的才能，他非常高兴。”

埃米尔鞠了一个躬。

警长从他的皮包里拿出一叠钞票，一边数一边往桌上放。玛尔塔姨妈仔细地看，等他数完以后，姨妈小声地说：“一千马克！”

“哎呀！”波尼大声说。“真不得了。”

姥姥写了一张收据。警长就走了。在他走之前，玛尔塔姨妈从姨夫的柜子里给他拿了一大杯樱桃酒。

埃米尔坐到姥姥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太太用胳膊搂着埃米尔，摆着头说：“真不敢相信呀，真不敢相信。”

波尼爬到一把椅子上，两手打着拍子，好象屋里有一个乐队似的，嘴里还一边唱着：“现在我们，现在我们请其他男孩子一起来喝咖啡！”

“是的，”埃米尔说，“是要请的。但是，首先……其实现在……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我妈妈就可以上柏林来啦……”

第十七章 激动万分

第二天早晨，新城的面包师维尔特太太来按理发员蒂施拜因太太家门上的电铃。

“您好！蒂施拜因太太，”她说，“您身体好吗？”

“您好！维尔特太太。我着急死了！我儿子到现在还没有信来。只要门上的电铃一响，我就想，准是送信的来啦。要我给您理发吗？”

“不要。我……我现在来是想转告您点事。”

“您说吧，”理发员说。

“埃米尔向您问好，还有……”

“天哪！他出了什么事？他现在在哪儿？您有什么消息吗？”蒂施拜因太太大声叫道。她非常激动，吓得把双手举了起来。

“亲爱的太太，他很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他抓住了一个小偷。您想想看！警察局还派人给他送去一千马克的奖金。您看怎么样？嗯，让您乘下午那班火车到柏林去。”

“这些消息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您妹妹海姆太太刚才从柏林往店里给我打了个电话。埃米尔顺便也讲了几句。让您一定得去！现在您有那么多的钱，去一趟柏林还成什么问题。”

“是，是……那倒是，”蒂施拜因太太心神不安地自言自语。“一千马克？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一个小偷？他怎么会想起来抓小偷呢？他尽干蠢事！”

“但是这件事可值得干呀！一千马克是一大笔钱呢！”

“您别老跟我说这一千马克啦！”

“好，好，不说啦！也可能出什么事了。那您还去柏林吗？”

“当然要去喽！见不到儿子，我一会儿也安不下心来。”

“好吧，一路平安！祝您愉快！”

“谢谢您，维尔特太太，”理发员说完便摇着头把门关上了。

下午，当她坐在火车上往柏林去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件更加意外的事情。坐在她对面的一位先生在看报纸。蒂施拜因太太不耐烦地从车厢的这个角看到那个角，数着在窗前掠过的电线杆，她觉得火车开得太慢了，恨不得奔到火车后面去推着它跑。

正当她坐立不安，东张西望的时候，她的目光落到了对面那个人的报纸上。

“天哪！”她大喊一声，就从那位先生的手里把报纸抢了过来。这位先生还以为是她突然疯了，不禁吓了一跳。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她结结巴巴地说。“这儿的这个……这个就是我的儿子！”她用手指指着—张登在报纸头版上的照片。“您说什么？”这位先生兴奋地说。“您是埃米尔·蒂施拜因的妈妈？这可是个好小子。向您致敬，蒂施拜因太太，向您致敬！”他一边说，一边摘下帽子。

“嗯，嗯，”理发员说。“先生，您还是把帽子戴着吧！”说完她就开始读那篇文章，标题印的是特大号字体：

小男孩当侦探！

百余名柏林儿童追捕罪犯

标题下面登载着一篇精彩的详细报导，文章叙述了埃米尔从新城火车站一直到柏林警察局的经过。蒂施拜因太太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手上的报纸就象是被风吹了一样簌簌直响，而实际上车窗全都关着。这位先生勉强强地等着她看完这篇文章。可是这篇文章还挺长，几乎占了整个第一版，埃米尔的相片就登在中间。

她看了半天才把报纸放下，看着这位先生说道：“他刚刚一个人出门，就干出这种事来。我再三嘱咐过他，要当心好这一百四十马克！他怎么会这样粗心大意呢！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家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让人家偷！”

“那时他正好累了。也许小偷还对他使用过催眠术呢，这是很可能的，”这位先生说。“但是，孩子们这样巧妙地抓住了小偷，难道您不觉得应该表扬他们吗？这可是天才啊！真是了不起！了不起得很哪！”

“是啊，是啊，”蒂施拜因太太得意地说。“我那儿子可是个聪明的孩子，在班上总是第一名。另外，他也很勤快。您想想看，要是他碰上点什么事，我该有多着急呀！事情虽然早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怪害怕的。不，我再也不让他一个人坐车出门了。否则，我真要吓死了。”

“这照片象他本人吗？”这位先生问。

蒂施拜因太太又仔细看了看那张照片说：“是的，一模一样。您喜欢他吗？”

“太喜欢啦！”这位先生说，“真是个好男子汉，将来准有出息。”

“要是他照相的时候坐得再端正一点，那就更好了，”妈妈以责备的口气说。“上衣皱得尽是褶子。我跟他讲过，坐下之前，应该先把上衣的纽扣解开。但他一点也不听我的话！”

“要是他没有更大的缺点就没关系！”这位先生笑着说。

“不，我的埃米尔倒没什么缺点，”蒂施拜因太太说完，就擦了擦鼻子，因为她感动得鼻涕都流出来了……

不一会，这位先生下车了。这份报纸就留给了埃米尔的妈妈，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埃米尔的经历，一直读到柏林一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总共读了十一遍。

当她到达柏林的时候，埃米尔已经等候在月台上了。为了表示对妈妈的尊敬，他穿了一身好衣服。一见到妈妈，他马上扑上去抱住她的脖子说：“妈妈，你看怎么样？”

“可不能骄傲自大，你这野孩子！”

“啊，蒂施拜因太太，”他挽着妈妈的胳膊说，“你来了我真是高兴死了。”

“只顾了捉小偷，看你把衣服弄成什么样子，”妈妈这样说，听起来不象是生气的意思。

“如果你愿意，我就弄件新的来。”

“从谁那儿去弄呀？”

“有一家商店想要把新衣服送给我、教授和古斯塔夫，还要在报纸上登广告，说我们这些小侦探只在他们这家商店里买新衣服。这是广告，你懂吗？”

“是的，我懂了。”

“如果我们不要那身无聊的衣服，每个人就可以得到一个足球，但我们还是不要这些东西，”埃米尔傲慢地说。“你要知道，他们在我们身上这么大吹大擂的。我们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是愚蠢。在我们看来，大人们完全可以做这种事。他们就是这么古怪。但是，小孩子们可不能干这种事。”

“说得好！”妈妈说。

“海姆姨夫把钱给我保管起来了。有一千马克呢！够意思吧？我们先给你买个电吹风机，买件冬天穿的大衣，里子是皮的。给我买点什么呢？这我得先想一想。要么给我买个足球，要么给我买个照相机，你们看着办吧。”

“我想过，我们还是把钱存起来吧，放在银行里，以后你肯定会有用得着它的时候。”

“不，你得先把电吹风机和暖和的大衣买好。如果你想存钱的话，那就把剩下的存起来好啦。”

“这事我们以后再商量吧，”妈妈说着，把埃米尔的胳膊挽得更紧了。

“所有的报上都登了我的照片和关于我的长篇文章，你知道吗？”

“我在火车上已经读过一篇了。埃米尔，最初我心里真不安哪！你一点也没出什么事吗？”

“一点也没有。这件事太妙了！全部经过我还要详详细细他讲给你听的。不过，现在你得先去看看我的朋友们。”

“他们在哪儿呢？”

“在舒曼大街玛尔塔姨妈家里。她昨天就烤好了苹果饼。我们把全部人马都请来了。现在他们正坐在家，又吃又喝，热热闹闹的。”

海姆家里确实是热闹极了。古斯塔夫、教授、克鲁姆、米滕哥俩、格罗德、大弗里德里希、特劳戈特、礼拜二等等都在，椅子差一点就不够用了。

波尼端着一个大壶，挨个儿地给大家倒热可可。玛尔塔姨妈的苹果饼做得真棒！姥姥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看上去好象年轻了十岁似的。

当埃米尔和他妈妈走进来的时候，孩子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跟蒂施拜因太太握握手。她感谢大家给了埃米尔这么大的帮助。

“就这样吧！”埃米尔说，“衣裳或者足球我们都不要。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做广告。你们同意吗？”

“同意！”古斯塔夫大声地回答，还使劲按了几下喇叭，震得玛尔塔姨妈的花盆直响。

这时，姥姥用勺子敲敲她的金边茶杯，站起来说：“小伙子们，你们好好听着。我想跟你们讲几句话。你们别骄傲！我不想夸奖你们。别人已经把你们夸得神魂颠倒了。所以，我就不跟着他们一块来夸你们。是啊，我就不跟着他们一块来夸你们！”

孩子们变得非常安静，连东两也不敢吃了。

“悄悄地跟在一个小偷的后边，”姥姥继续说，“出动了一百来个孩子才把他捉住——说实在的，这算不了什么大本事。孩子们，我这么说，不会使你们难受吧？可是，你们中间有那么一个人，本来他也想踮着脚尖悄悄地跟着格龙德，他也想穿上一身绿制服，化装成开电梯的服务员，躲在旅馆里侦察侦察情况。但是，因为他接受了看电话的任务，是啊，就是因为他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他就留在家了。”

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礼拜二的身上。他满脸通红，害臊了。

“完全对。我指的就是礼拜二。完全对！”姥姥说。“他在电话机旁边

坐了整整两天。他知道他的职责是什么。他尽到了他的义务，尽管他不喜欢干这件事。这么做真是了不起，你们懂吗？这么做真是了不起！你们应该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现在，让我们大家站起来高呼：礼拜二万岁！”

孩子们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波尼把两只手做成喇叭的样子放在嘴前。这时，玛尔塔姨妈和埃米尔的妈妈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于是，大家一起高呼：“礼拜二万岁，万岁，万岁！”

喊完，他们又坐了下来。礼拜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谢谢你们。可是，这样说实在太过份了。你们也会这样做的，这是明摆着的！男子汉就要做他应该做的事。我讲完啦！”

波尼高高地举着大壶喊道：“喂，你们谁还要喝呀？现在，我们该为埃米尔碰杯啦！”

第十八章 经验教训

傍晚的时候孩子们分手了。埃米尔郑重其事地答应他们，明天下午跟波尼一起到教授家去。不一会，海姆姨夫回来了，全家就开始吃晚饭。饭后，海姆姨夫把一千马克交给大姨子蒂施拜因太太，并劝她把钱存到银行里去。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理发员说。

“不行！”埃米尔大声说。“那玩艺儿存了起来对我还有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妈妈得买一个电吹风机，买一件皮大衣。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这钱是属于我的，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不行吗？”

“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那怎么行呢，”海姆姨夫说。“你还是个孩子。这些钱怎么花法，得由你妈妈来决定。”

埃米尔站起来，离开桌子朝窗前走去。

“哎呀，海姆，你这个死心眼儿，”波尼对她爸爸说。“你没看见，埃米尔要送他妈妈点东西，他多高兴啊？你们大人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开窍。”

“当然，电吹风机和皮大衣她肯定是要买的，”姥姥说。

“但是，剩下的钱要存到银行里去。我的孩子，你说对吗？”

“对，”埃米尔回答说。“好妈妈，你同意吗？”

“如果你这个大财主是真心诚意的话，我当然同意喽！”

“我们明天一早就去买东西。波尼，你也一起去吧！”埃米尔心满意足地说。

“你是不是想，你们去买东西，让我留在家里打苍蝇？”表妹说。“不过，你自己也得买点东西呀。当然，蒂施拜因姨妈是该买个电吹风机，而你呢，也该买辆自行车，懂吗，这样你就不会把你表妹的自行车骑坏了。”

“埃米尔，”蒂施拜因太太担心地问道，“你是不是把波尼的车给弄坏了？”

“根本就没有弄坏，妈妈，我不过是把她的座子拔高了一点。她骑车总爱坐那么矮，就是为了装个赛车运动员的样子。依我看哪，她那样子就象猴子骑车，实在可笑。”

“你才是猴子呢，”波尼大声说，“要是你再拔我的车座子，咱俩就吹了，你明白了吧。”

“要不是看你是个女孩子，瘦得象根棍似的，我就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毛丫头。再说，我今天也不想生气，不过，我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不买东西，用不着你管。”埃米尔倔强地把两个拳头往裤兜里一插。

“别吵了，别打了，我看你们把眼珠子打出来才好呢，”姥姥在一旁劝着说，这样就把话题岔开了。

过了一会，海姆姨夫把狗带出去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海姆家根本就没有养狗，但是每当波尼的爸爸晚上出去喝啤酒的时候，波尼总是这样说：爸爸带狗出去了。

海姆姨夫走了以后，姥姥、埃米尔的妈妈、波尼的妈妈、波尼和埃米尔一起坐在房间里，谈论着这两天里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

“现在看来，这件事说不定还有它好的一面呢，”玛尔塔姨妈说。

“当然啦，”埃米尔说。“我确实是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什么人也别相信。”

埃米尔的妈妈说：“我的教训是：决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出去旅行。”

“胡说八道！”姥姥嘟囔着说。“你们那样说是不对的，你们那样说是不对的！”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波尼一边唱着，一边骑着椅子穿过房间。

“那么，姥姥是不是说，从这件事情中什么也没学到呢？”玛尔塔姨妈问。

“当然学到了，”姥姥说。

“那学到了什么呢？”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不管什么时候，钱都得通过邮局给我寄来，”姥姥说完，就象个八音盒似的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乌拉！”波尼一边喊着，一边骑在椅子上呱达呱达地进了卧室。

